中華古籍保護協會

白雲稾叙

古之人無時而不學而猶以
為不足自其羈貫之始教於
校宮移於鄉黨少長又去之
母母博求賢人師之業成而
入官又即其官以為學蓋學

焉以終其身而斬至於聖人之道今學者幾成而棄之儘然自以為足惡可與言哉臨海朱伯賢好學而敏嘗從吾甥叔夏游又從於林景和氏三年二氏之徒皆稱之今年過余錢唐出其所著白雲稿請於余、謂曰凡民之欲足而止惟學不可以足而止夫食飲以除渴饑而足衣以適體而足宮室以禦寒暑風雨而足則止矣學問異於是足則施不足則進足則損不足

則益是故學常不足而明生焉
欲常不足而惑生焉故古之人
所為無時而不學余觀伯賢生
真所謂嗜學若不足者吾無以
易之然猶為是瀆告焉者亦以
為惟伯賢然以可與言也至元
五年五月一日永嘉李孝光
叙

白雲亭者朱君伯賢之所作
也伯賢天台人名右父母具
在日望親舍白雲託於賦詠
故因有所稱焉伯賢奉臨況
聖定出一編授余、盡讀之
弔賈生瓌奇類賈生利澤碑

震澤賦雄健有鹵澨風讀詩
感興當不在魏晉下至若讀史
論議雖當世宿學弗過也乃
今得知君之學有所師皆合乎
古之道凡古之道不得以行于今
者亦足以傳於後今信然數稱
譽於人曰吾欲以博學識字求
若伯賢者蓋鮮況其德操風
裁又孰與伯賢齒竊為有司
惜之知者謂然不知者反相
謂曰方今以明經取士為儒者
先字且不暇識何暇工古文辭

為朱君明經士也古之道其果能
之乎余曰不然是非而等所知也
昔者周制教民三物三秉興其
賢興能者濊因之舉孝廉舉茂
才至唐乃有明經進士宏詞等選
選寖多而儒道寖以湮沒然而
自古聖人賢士教人為已之學
何嘗教人為學以為觀祿哉吾聞
道窮則變物盛則衰譬猶濊之文
章譬之字唐之詩此固其時也顧
亦在乎人之去處何如耳余始居
吳見伯賢鄭宗魯所宗魯善伯

賢温雅有持吾已存諸幽中矣
是遂伯賢復如建業从李季和
游留歲餘周覽故都名山大江
之勝其所與接盡薦紳先生
余益以奇之此二人者吾友也
鄭君死季和歸老其家吾亦將
隱矣又及與伯賢友蓋亦有
所自歟尚童協洽歲孟夏清
河張天英序

余嘗惟為古文者多用險語
以文義句讀異於時為工非
有合於古之道者也古之人為
言辭少文致又時語不類
故為訓詁等文似難為解
大約使通上下之情而已

非故為其辭異於時也然
其宣布號令君臣之等天
倫之重性情之懿義理所
在炳如日星含蓄萬變無
所不倫後之人雖劇於文辭
欲著論其說者不爾過故
其傳久不衰而人宗師之下
逮漢唐以來即其簡策之存
率與時等豈故為其辭
而傳者讀之豈故為其辭
而為是異也又嘗恠業進
士者多自稱為時文言古

文字異學不知古文又何
乎於今之人也唐因隋法
有明經進士自是取士者
必設是科其間達人志士
用以自見者亦甚衆其為徑
義詞賦果可盡傳於人之耶
又其人間有
曲策載國家事盛衰傳後世
者其叙彝典明善惡果外于
天人性命仁義道德之說
耶又古今誠不同不外是
理明辭達令与古不異

也予為是說甚久每欲從
事二者之學離其異而大
同之獨恨無才氣不克自
勵今年来獲与予友朱君
伯賢共言之及得其所為文
若干卷讀之盡數日其志傳
序記等書詞義俊洽叙事多
理趣有両漢風其五徑義皆
正大嚴密不勒取前人之
成說不為時格律拘且曰
吾志是久矣通於古而達
於今也子知我盍書為文

集序爲至正甲申夏臨川危素

先輩稱文章盛衰關乎世運愚竊以爲集必然也彼見歐蘇遒勁故因得以爲說至若唐貞觀開元之治豈下于慶曆元豐間哉然文習弊陋未有如晉辭章始復于古而唐室之亟日就衰亂何在其能關世運哉我

朝政化之弘者過前代延祐以降可謂極
治者矣是以選舉法行得人為盛然數十
年才名之鉅人性、由科目而進其能作
為文章以上尊孔孟而下襲楊馬者殆多
在于窮賤之士吁是又不可詰矣傳曰豪
傑之民雖無文王猶興豈文章之出尤無
所待于人歟天台朱君伯賢清慎好學志
專而才贍嘗群士進取之日獨能致力于
空言之文非六經之道不傳非史漢之書
不取斤斤然惟古是法其所撰著誠可謂
高潔博茂有足喜者而不知朱君之志果
何所為而為之是又為可歎矣然愚聞之
君子脩學以立己纘言以明道已立而道
明豈復有待于外哉其視舍此而就彼者

以之多寔亦既較然著矣況朱君之才天
之所厚其能發圖之乎迨讀其所謂白雲
稾見數言之序論甚詳故獨推其所喜而
不歎者爲朱君言之庶或以慰其志云
正至十四年歲在甲午二月既望稾姓倪
中叙

白雲藁序

昔閔諸先子曰近在淛水之
東以文章顯名于時者恒欻然
而起殆其山川風氣使然哉翩
嘗服膺斯言頃識臨海朱君
伯顏（賢）氏於武林得其所著詩文

而讀之方讚其能不一二年復
見其近作曰白雲藁者則楙
長迅奮騫倏瞠乎其不可及窮
以為是不獨山川風氣之使然將
亦其精顓所由致不然何其騰進
之驟若此也蓋伯賢之先突葉
通貴而其祖父粹得儒先之傳
伯賢自其早年丑纘先業心
沉潛於經史壯則行四方從先
生長者遊兒卓焉有所見閔後
歸而杜門力學夙夜以古人自
期未嘗替弛伯賢從事於外日

久所交友皆天下游碩儒士大夫而凡見之褒述必與其人論長較勝直相頡頏不肯出其下由其學務師古且嘗經承作者講畫是以詞氣光焰流飄可觀而其奔軼跌宕合散起伏之態象物成形有莫能名狀其妙者故人稱伯賢之文章為善於變化惟物之變化不常者莫如龍幽也而能顯小也而能大潛見飛躍也而能神玉其全能妙用曾不可得而測識雲從龍者也其善變化

亦然〻則伯賢之所著號白雲藁不以其變化之出於自然而無待乎藻繪以為飾誠有類夫白雲之在天者乎今夫白雲之英〻自然成文孰不瞻望而玩悅之以伯賢氏之文章欻然而顯名於時固宜矣而況乘山川風氣之昌秀於浙水之東耶至正庚子某三月兄望上元楊翮序

白雲稾序

鄉友朱君伯賢少穎拔不羣尚志氣好學讀書嶽師問道能目樹以承其家業居臨海金鼇山之陽山多白雲常連接海氣晨夕出沒君覽其蓮希悠揚鬱暢卷舒若奇峰流水變態萬狀端倪莫測又蜿蜒若

龍蛇鸞鵠縹渺神化俛仰噓吸怡
悅性情以成其文章也既而上會稽過
金陵浮洞庭彭蠡吊古今名山大川
靈文勝跡而白雲之聚散又常在目
睫別余去幾二十載遭時多故遂遯棲
于越古姚雲之區至正十九年予以師
旅事過其地訪得之既相見出示所

著白雲稾累十數卷且曰吾于金鼇
白雲不能一日忘也雖遠遊四方而親
舍之望寧或懂於狄公乎故當搽觚命
牘時白雲之幽思遐情固已勃于胷臆
發于穎端矣因之以名編可與余聞其
語斐然興怿然喻盡日讀之識其氣
體渾厚有西京裁制而辭章爰密

典雅不務險怪艱深以求古不為綺
靡繢麗以狥時若此者宜其不利
於有司而可馳騁于賈董班楊之疆
場以垂美於後觀也危太史序得其
旨矣予不能釋然忘情故又為之引
說焉是歲庚子冬十有一月望日同
郡劉仁本叙

白雲稾序

劉勰論文有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
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詩則詩立其本銘誄箴
祝則禮揔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為其根嗚呼
為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濂猶謂其有未盡
焉何也易之彖象文言有韻者即詩之屬周頌
敷陳而不協音者非近于書欲書之禹貢顧命
即序紀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論說之極精者

欤況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並之欤錯
綜而推則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
指名也蓋蒼然在上者天也天不能而言聖人
代之經乃聖人所定實猶天然日月星辰之昭
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整焉覆焉皆一氣周
流而融通之苟欲强索而分配非愚則惑矣夫
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等之
以為法乎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留
意于辭章先秦兩漢已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
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真復取近正無疵者
聚而為書幗頭細字動至數十大冊時出而諷
咏之已而歎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玩培塿之
卑而忽嵩華之高乎乃復致力于經功益倍于
前時越數歲胸中浩然若有所得捺觚書之凡
陰陽盈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彙屈伸之變
皆隨事而著源、乎罔知其所窮且其為體多

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誠可
粲謂然藻火之章矣濂之有志為文不下于伯
賢古今諸文章大家亦多究心及游黃文獻公
門公誨之曰學文以六經為根本遷固二史為
波瀾二史姑遲、盍先從事于經乎濂遂取而
温繹之不知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
心之苦雖与伯賢同而伯賢之所造詣濂固不
能窺見其仿佛也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即立言
立言甚非易也自孟子以來致力于是者非不
多求其可与經並傳者春陵周元公一人而已
元公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
徒飾也況虛車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
充非道不行由其心与道一道与天一故出言
無非經也元公豈嘗拘、學為文哉濂与伯賢
又嘗共勉之可也伯賢以白雲藁若干卷請予
序濂故具論之使知伯賢之文蓋以經為本而

蹈襲近代以為美者其尚有所發也哉伯賢名
右天台人著書甚多所謂書傳發揮春秋傳類
編三史鉤玄秦漢文衡深衣考邾子世家元史
補遺皆不在集中金華宋濂序

白雲藁目録

卷之一
騷賦
廣琴操 十首
弔賈生賦
震澤賦
九規 九首
豫齋賦
麒麟閣賦
卷之二
雜著
孫孝子傳
釋交

豢龍解
尚德說
梓宇說
深衣刋誤
雷說
讀禹貢
圖書經緯
五宗說
河清頌
後天圖說
王秘承畫像贊
進河清頌表
柯君叙論
復氏論
守拙辯
物初論
九州論
讀洪範
原奚
古樵隱者傳
瑞芝頌

卷之三

禊著
文統
史概
原習
原志
讀周頌
讀中庸
識畫
靜淵祝辭
題脈緒
戒子箴

杜真人傳
隱石生喻
李泌傳贊
楊孝婦傳

卷之四

序

忠孝事寔序
檜庭後集序
羽庭稿序
送趙教諭序
送浩遵道序
送因禪師序
贈醫者序
和陶詩序
贈崔元初序
敷田序

卷之五

序

送李主事序
白沙詩序
送劉尚書序
送胡總督序
交山文集序
送張都事序
春秋傳類編序
送彭思賁序

書傳發揮序
杜氏譜族序
送葛邏禄序
三史鈎玄序
聖節慶賀詩序
六先生文集序

元朝文類序
理性本原序
綱目考證序
補蘭亭詩序
洎川文集序
全室集序
西閣集序
謚軒詩集序
統紀要覽序
秦漢文衡序
南堂録序
潜溪大全集序
贈弟伯良序

白雲蒙卷之一

騷賦

廣琴操十首 并序

天台 朱右著

操者操也君子操守有常雖窮阨猶不失其操也其音節固古詩騷辭之體然詩以興騷以怨操以操作廣琴操廣云者題義因韓子之舊也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河之深兮誰將屬之河之淺兮誰將揭之河洋洋兮
不我濟之竭潭以漁兮蛟龍辟之覆巢殀胎兮鳳凰
去之夫人有知兮予實類之九州博大兮將予遂之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巖穴幽阻誰其晤語猗蘭之芳
燁燁其光不我珮服昊天孔明子如好修維我之求
子如不好於我何郵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女樂諫不從望
龜山而作

維龜有山造初鴻濛自龜之東淮夷来從膏潭既施
草木實多周公上天奈龜山何

越裳操　周公作

天之聰兮聵聵其音天之明兮窅窅其深天之仁兮
實臨下民文王在上兮於穆不已浩浩其天兮時暘
時雨越裳来臣兮萬物斯覩

拘幽操　文王羑里作

羑之陰兮栗栗羑之室兮幽幽嗟室之人兮為死為
囚匪維伊愆兮實我之讎日月有明兮容光勿茍

岐山操　周公為太王作

自邰有家于夏之先克承勿怠仄陋綿綿開我邠宇
行我宗禋嗟狄之人敢乘以奸彼岨矣岐將遂于遷
既有我土勿戕我民

履霜操　尹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自
傷作

驅車驅車行無遲兒在中野父寧不悲驅車驅車
車行無違兒當有母孰使兒饑天生衆民冈不同仁
風雨霜露實活我人民生有知以順天賦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
之而作

雉于飛山之陲孤雄啄群雌隨雉于飛音下上陰陽
和鳴斂暘胡我人朝出薪入無家徂歲年

別鵠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
其改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
感之而作

黃鵠雙飛朝隨莫歸山川悠邈不女乖離今當乖違
且復徘徊女啄女飲母使女悲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狸維獸不見其首我夢之形吉凶曷究式協于占載

觀其繇曰修爾躬自天之佑

古琴操十有二韓子去其二而取蔡中郎琴操事

跡作十操予嘗讀而悲之見韓子有志周孔而惜

夫時不值也特著其辭以自表見觀其托意命言

實邁往代比讀朱君伯賢廣琴操其所見又出人

意表非徒擬而作也將歸操曰九州博大兮將予

遂之聖人待天下之心也猗蘭操曰子如好脩維

我之求道在躬也子如不好於我何鄰安於命也

用行舍藏誠在人而不在己矣龜山操曰周公上

天柔龜山何則國家之治否實存乎其人拘幽操

曰日月有明容光弗留輔相之蔽也岐山操曰既

有我土毋戕我民太王之志也履霜操曰民生有

知以順天賦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殘形操曰曰

修爾躬自天之佑君子唯自修而已爾吁茲非有

以廣韓子之意與先民有言文章不關世教不作

可也伯賢讀書力行垂三十載著述甚盛若廣琴

操作於韓子之後立言尤難其宜與古人並傳哉
自予嗜學好修每恨不得友天下善士況上論世
而友之乎然予亦悲其志之不達也操成嘗過予
歌之嗚嗚感慨不能禁而辭則止乎義命者也因
志末簡俾来者有考焉汾陽郭公葵識

讀廣琴操

天台劉仁本羽庭

朝陽有異士曾造重華庭一鼓南風曲萬物為和
平東姬及漢晉秦楚無餘轂彼或怨以怒又或搖
而傾素絃不為理千載懷幽貞美哉昌黎伯掇拾
風雅英頎然作十操擬托周孔名辭情或徵隱古
意誰能徵抱琴適東海乃遇鄒陽生廣捈一紬繹
援琴為我聽三嘆有遺音始足擴其情天地既寥
廓日月行清明夜忽夢聖哲吾衰感精靈起謝抱
琴士伐木何丁丁長揖出門去幽思秋冥冥

九規

九規者鄒陽生朱右之所述也生居貧學道
萬志力行雖窶乏不以動于心每披閱圖籍
即研精覃思不得不餐日有腴味則接物寓

言必於爾發之自謂樂之終身何自信之深也嘗擬離騷九篇以規己誨友教盖未敢與知道者言抑祇以規警云爾其辭曰

惜逝日之無因兮悵發憤而抒情帝賦予其不　兮曰降衷之至靈何人生之長勤兮不保神明之所居走一市而三丫兮甘蕪穢而弗治下喬木入幽谷兮紛雜揉乎薰蕕不自知其為黃鵠兮廼與鷄鶩而沉浮殷太甲之不悟兮宗社將就于顛危秦穆　出師兮終噬臍以害追春秋儵儵遞序兮　之夕往者余弗及兮庶幾乎来者之可復願蘧瑗之寡過兮覺今是而昨非也顏氏子之克己兮惟進〻乎善幾也溘埃風以邁流俗兮　初服絶斧斤滋萌櫱兮願依往聖之遺則

右惜逝

鼂秣車于崑崙之墟兮余將造乎南華歷沅湘登九疑兮竊恠夫楚平之不化精誠悃〻竭以忠兮何君父之不予聽江渾浩以無極兮山崚嶒而晦冥蒼松夭矯以冬楙兮上拔直而參天置梁柱而蘪茉蒿兮

謂厦屋之已安菉葹薋以盈要兮棄椒蘭而不服膏
沐為誰施兮恬群醜之碌〻白日昭〻西南馳兮豈
容光之不及繄予生其何惜兮危余行之岌〻小丈
夫其何知兮竟悻〻而弗顧託巽言以怨慕兮冀君
心之一悟也誠反予于皇度兮抑宗禩之永固也子
胥忠以讒黜兮関逢正而葅醢比干直以忘身兮終
然剖心而弗悔余豈不察以駭俗兮帝詔予其敢違
也苟予行之一迷兮雖九死亦奚為也終欝悒而不
伸兮廼怊怳而遠遊保天地之清真兮與造化以為
儔弔曰夫子之生兮日月為光不容其奚傷夫子之
死兮江海為東不化其曷從夫子之去兮幾年于茲
頹波靡〻兮日以滋吾將起子兮以為之師

右弔郢

倚櫂歌兮丹丘隔塵凡于下土上寥廓兮無聞下嵺
栗兮無語朱衣絳節兮金莖清路漫〻兮夜氣平羣
動息兮神生六鑿天游兮百體以寧埜閴寂兮無人
山蕭條兮無獸載霧魄而遐擧兮魂熒〻以宿留丹
丘人兮告予無晝夜兮常自虛出兌入坎兮升明都

嘉炎德兮烹飪以時精氣入兮麤穢除質銷鑠兮神
明居超天駟兮河之陼濯七香兮縣圃辛夷舟兮桂
户枹白玉兮拊天鼓泊帝鄉兮達君父充塞天地兮
爰得我所

右倚櫂

騎箕尾兮乘玄雲援北斗兮扣天門九重邃兮不可
㠯達歷析木兮問津河西兮帝子河東兮天孫進退
五緯兮扶兩輪搜玄抉微兮擘混淪導予共躡天地
根靈衣兮被〻皇剡〻兮陸離挾天風兮邁往高駝
翔兮安驅東方杓携兮蒼龍開明堂兮與天通策右
驂兮抵閣道祝融勾芒兮景從文昌兮致予敬令謁
者兮為予傳命紫宮卿輔兮迎予龍旂央〻兮十二
乘天威兮只尺拜玉墀兮道予臆皇風敭兮達下國
躋斯民兮惟皇之極

右騎箕

予嘗探至幽以自見兮莫惟此之著也藐至賾而無
聞兮亦惟顯之故也予不知其理之玄遠兮問大微
之所自也帝昭〻其弗祕兮遂告予以顯也曰鬼神

可見而不可名兮無微不入無幽不明兮予善體物
窕其精兮日監在茲用其誠兮直養爾神勿自欺兮
君篙悽愴自不可以遺之兮亂曰春溶溶兮浩蕩秋
蕭蕭兮寥廓陽煦兮花開風動兮木落百里兮震驚
九皐兮鳴鶴無往兮不存又無幽兮不灼嗚呼神之
格思兮不可以度

右探幽

襲祖德之義方兮言至近而弗欺仰先哲之玄訓兮
道彌高而弗遺處仁里之安宅兮敢顛沛于須臾濩
服膺于不忘兮廼較計其錙銖得行藏於用舍兮羌
焉與乎己為莘摯畊于大漠之野兮樂堯舜以自資
五就湯五就傑兮匪玄聖其誰能起天乙湯而放太
甲兮又何損益乎後来傳說之托辰星兮將胥靡以
終老　幽夢之斯須兮又中興乎帝造山有木兮木
有枝樂有瞽兮瞽有相天民寄兮君師徵斯人兮奚
所尚太公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遂舉殷宗豈無賢
箕兮忍囚奴而棄予顧用舍之在人兮於吾道兮何
與生民兮無辜塗炭兮水火仁者兮疚心歎援之兮

不可徒皇、欲何之兮抑天命之有在退自修以立
言兮廼垂範乎萬載辞曰君子出則咎蔓兮入則簞
瓢以自安縱小試而遽舍兮吾将擬乎顏淵

右擬淵

天之何為建杓撜而行秋兮司令于清商木揺、兮
変衰風嫋、兮飛揚試登山而臨水将歸問兮西皇
魂一去兮歘神心忡、兮倍思君倚秋櫂而濯滄海
懐三湘之故人感余心之縹緲兮與秋氣而溶與念
佳期兮莫由思無限兮委凝竚鳥何萃于林中魚何遊
兮水瀲哀人生之須臾廼無知而遠逝龍蟄露兮江
潭水流寒兮歸海何逆旅之不聞廼委心而不改日
惛潛兮愁人雲横秋兮迎予問王子于江皐弔帝妃
於湘渚悲宋玉之高唐抒衛情乎淇水燕翩、兮高
辭蟬寂寞兮無語曷申旦而不寐與蟋蟀兮為伍春
不留兮時不停暑既徂矣憂氣平秋不帰兮可柰何
馳波東逝兮何時盈獨不悟而自憐兮羈旅廓落無
友生思故郷之君父增悵怳以懐憂帰去来兮世路
不可以久託兮行當攬清秋採藥于丹丘

右帰来

青易開闢萬物遂只根英畢達濡雨露只發榮專華
盡純粹只神無離舍生邪悪只神兮帰来神無東東
夷東頭海作市魚龍覆舟不可止只盛夏槮豫靡所
傷只就實登成百穀饗只離宮赫奕神無行只神兮
徠歸神毋南南方朱鳥赤螓血腥風炎熾不可歇只
西顥沆碭秋氣愴只陰凝冰堅漸不可長只閉門息
旅絶行幸只神無出舍遇象罔只神兮徠帰神無西
西谷流沙水又弱豺虎咬人馬得却只淩陰蓋蔵天
地萌只草木盡脱仁心生只幽都寒龜多黨與只神
兮帰来入室處只白日西馳旦将暮只神兮徠歸毋
使謬迷失故路只東方大星将啟明只牛羊盡斃遠
在旁只清氣漫〻帝與語只神兮無出遇谷斤只中
夜中夜神毋行只神既帰来守玉房只反吾泰初復
其常只敬直無害五性光只虚明洞達德乃臧只神
兮帰来坐明堂只日飲沆瀣餐正陽只赫輝五采爛
天章只穀律身度尺寸良只部伍卒徒大以剛只何
適非路恬無方只本乎自然道乃昌只千秋萬歳天

下王只

右小招

述道統本庖犧滎馬示象天所基聖人以畫如指諸
掌何熙〻迨有熊道乃公舟車利器民肇通衣裳棟
宇律曆度数垂無窮放勲立民皞〻上朞周運釐人
道鴻水墊害鯀功弗就殛羽堡尭授姚舉衆賢禹咎
在廷信任專萬民乃粒九韶来鳳三苗悛舜禪禹啟
續似継志傳業保孫子帝降王天下之勢日趍下桀
不軌敺民去愚闇愚闇棄爾祖天乙相時應天順人
有慙懼阿衡輔帝太甲敗度縱禮聽藐〻未遠亟反
改過處仁斯道廓聖賢作武丁興胥靡出相治化成
一時會遇誥命以正聖學明世之灾棄賢父姜夷遠
辟西伯圉武王赫怒八百軍師會牧野世之塞往而
復大易重明闡皇極姬旦継之制禮作樂民懷德述
道統而已矣已而不墜在下士鳳鳥不至洛不出書
麟乃死麟既死假魯史春秋筆削視天子尊王黜霸
命德討罪亂賊弭刪書詩繫十翼窮而在下道逾直
儀範百王教化萬世流冈極顔氏夭軻不時立言軌

物綱常持君子由之百姓日用而不知千載下六經
明君子有作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大治四海平

右述統

弔賈生賦

賈生遇而復毀卒不見用有大志不得盡
施於時竟憂懣哭泣以歿為文弔之

恭承閒氣兮大賢天縱明王不作兮怠棄三統文章
經國兮痛哭規諷獨倡寡和兮不能從衆材大無偶
兮世莫為用烏乎夫子兮何獨使余之悲慟世溷濁
而不分兮螭龍蝘蜓御濮便娟兮九韶博衍鸞鳳高
逝兮鷃雀堂壇群愚滿庭兮賢良日遠大儒逆斥兮
喬夫佼善謂蔑無能兮徵蚿婉婉卞薛無知兮懷虫
自衒於乎夫子兮竟罹此變烏乎哀哉行或尼沮兮
何為亡故用而毀兮天馬振迅淫洼之渚兮鯤鵬搏
搖瀚海風雨兮驟龍遺珠照耀天下兮神龜負文九
疇攸叙兮嗟若夫子三代談輔兮摯旦上天世莫與
伍兮於乎哀哉杞梓連抱兮執斧袖手良璞萬鎰兮
玉人卻走騏驥逆羣兮轡御徒後巨舟乘風兮楫者

坐受命世大材兮履昌是就夏殷忽沒兮時非吾有
于嗟蹭蹬兮孰為此醜有大志而不伸兮千載誰偶
誶曰已矣世其莫吾知兮子獨欝悒其誰尤時之不
吾遇兮志之不盡施用行舍藏兮嗟憂泣其欲奚為
獨不見夫黃鵠之高舉兮遭矰繳而羅之麒麟之不
羈兮鉏商獲以糜之謂仁者之必信兮世無伯夷賢
正之必容兮孔孟以治傅說列星兮巖築胥靡甯越
疾歌兮牛下單衣呂望之鼓刀兮非熊非羆將老死
于渭磻兮殷民曷懷箕子之忠諫兮終於囚累鴻範
之不敶兮吾將曷歸烏乎噫嚱物固各有遇兮遇固
各有時吾道之在人兮俟天定而弗違出則棄咎兮
入而莘野之夫楚萊之廬達固大行兮窮獨離居樂
天知命兮顏氏庶幾于嗟夫子兮曷獨為爾之憂悲
彼尋常之詭遇兮孰為之範我馳驅也循狗苟而未
遑兮夫何抑尒之遠思也生民之不幸兮堯舜遠而
遂使夫子兮汨沒逢灾匪皇天之憖遺兮寔人事之
弗基若夫人之有知兮吾將指三代以為期

豫齋賦

上虞王先生萬石闢室白馬湖上扁曰豫
齋日寄傲其中端介自守和易近人深有
得處豫之道鄒陽生過而賦之其詞曰
繄予生之有涯兮恒和懌而豫如言誾誾其彌章兮
行抑抑乎容儀構清齋以啟處兮澹怡神而自得匪
雕榱而藻梲兮匪翬飛而鳥革楹不踰于尋尺兮高
不加于簾登睇噲噲其虛明兮庶君子之攸寧旹方
春之熙煦兮萬類繽其並毓木欣欣以滋榮兮禽鳥
喈喈於林麓風與日之妍媚兮上浩眇其無際妙中
和之同流兮激予衷而夙契顏氏子之克己兮樂簞
瓢而不改曾點舞雩而詠歸兮志亦於焉而有在歲
儵儵其遞序兮老冉冉而將至何人生之長勤兮終
幽憂而煩瘁卬羲文之玄淵兮發矇聵而先覺垂豫
象之昭昭兮玩卦辭以求索維六二之貞吉兮介如
石而不昧初以鳴而窮凶兮三以盱而遲悔守志節
之中正兮豈矜肆之敢持也逸則怠而行虧兮徒猶
豫而狐疑也明得失于動靜兮將居易而俟命內兢
兢而自省兮日愉怡乎性情或曳杖于南山之陲兮

或息畊于西疇松栢蔚其葰楙兮秔稌芃芃而有秋
等富貴于鴻毛兮視外物猶敝屣也殽色不蠱于吾
中兮貨利毋累吾止也既上交而不諂兮又下交而
不瀆庶先幾之明決兮願依往哲之遺則誶曰鼂釣
於湖兮維鷟有魚莫采于山兮維笐有蔬左圖與書
兮右琴與壺悅親朋之攸叙聊卒歲而戲娛溶與兮
徜羊忝人世兮壽而康安吾分之有定隨所遇而行
藏

震澤賦

按禹貢震澤底定在楊州之域說者謂太
湖也國語太湖韋昭注即五湖也書謂之
震澤爾雅謂之具區周官職方楊州藪曰
具區浸曰五湖又似與之不同吳越春秋
又名笠澤吳地記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
湖貢湖置湖漢貨殖傳吳有三江五湖之
利太史公自序亦云登姑蘇望五湖愚意
震澤以其震蕩不定而名具區以其既定
而草木藪聚為義而五湖者又太湖東岸

五湾豬水之别溆今已連属已春秋時以
為笠澤漢傳吳志指為五湖皆即今之太
湖是也于是推本作震澤賦以極庶類之
繁衍明禹德于不忘其辭曰
客有鄒陽生號遠遊公子俶儻玫瑰超奇拔偉衣白
雲之翩〻峩危冠之韡〻神怳〻以歆逸風飄〻而
凝佇於是上會稽探禹穴訪遺踪超洞壑軺車前驅
輜重紛錯王子進之以笙鶴江令贈之以勺藥遂乃
揚颿錢塘鼓檝中吳將欲窮覽山川壯遊江湖造松
陵主人而驩然從予主人曰子號歷覽亦嘗聞澤藪
之大有三萬六千頃者乎生曰未也可得而聞與主
人曰唯〻夏后震澤周曰具區下属三江寔為五湖
右接天目宣領出谿之原左通松婁中江入海之洳
衆流之委群利之儲苕谿出其南溧水經其西五湾
豬其東垂虹界其隄流甘泉之清液隱雪灘于北隈
洞庭中起林屋天開渺彭蠡吞雲夢駕雷夏軼孟豬
杳不知其幾千里之為遠疇能計之三萬頃而有餘
其澤則汪瀼滈汗洶湧奫潾瀰漫滓溟渙〻沄〻流

飈吹波結絡龍鱗日光玉潔澄泫氤氳清瀾凝漪錦
花成文浪濤噴濆澎湃泫粼出雷騰蛟蒸雨生雲呼
吸陰陽吞吐乾坤如潮汐之不測或蚤莫而異觀飛
揚蕩薄迅獲汨淪千態萬狀不可殫論其藪則碧沙
曼衍黃石武夫莎薛蒹葭白煩青蒲荇芹蘊蒸茭菰
荻蘆蔓菁杜若茳離蘼蕪芡實鷄頭草長龍須芰荷
翠沃蓮藕芬專衆物居之何可勝圖其土埂則塗泥
微露埤濕就乾葴菥蘆蒿茝芷蘅蘭昌蒲馬千荃蓀
射千圬楊絮白水栁葉丹蘋蓼早綠榆楓莫殷朱橘

火齊黃甘金丸連枝並秀駢集乎其間爾乃周流梗
槩溥覽闌班兩〻相峙欝乎崇山其山則曾巒崐崘
疊嶂嶙峋岑嶔叅差如陵如墳崔嵬猶崒陂陁糾紛
上拔仞岡下臨湄濆控地軸以磅礴逐水曲而折旋
馬跡屹立以嶷〻翠峰峻拔以盤桓戛浮雲之流景
俯蛟龍之深淵空谷谽谺以無底磴道宛蜒而相連
其中乃有奉真之祠供佛之堂琳宮道館梵宇禪房
煙雲緲繞金碧焜煌黃冠緇衣往来而尚羊談玄讚
空學幻言哤或高堂以演玄或擊鮮而稱觴駕白魚

之飛艎泝重洑之流光水産則粘蠔旋螺土蛤石花
鰡鱧鯽鯉鱖鱮鱨魦縮項之鯿赬尾之魴細鱗之鱸
紫甲之蝦稻蟹盈尺巨黿專車長鮫潛鱷穹黿霙鼉
周游涵泳其樂無涯羽禽則晨鵠莊雞鶺鶴鳧鷖鵁
鶼鴇鶂鸂鶒鶬鷁群鴻来賓陽鳥攸居駕鵞遠舉鷗
鷺忘機王雎並鶩屬玉交飛振翮刷羽以敖以嬉来
如雲集去如煙晞若乃絶岸之濱漸水之石或伏或
倚或卧或立或方如珪或圓如璧或矗如峰峦或平
如几席或滑若胠肪或廉若劒戟或赭而赤或蒼而
碧或縞如玉或黝如漆為中流之砥柱若逆河之碣
石恠〻奇〻熒〻礫〻斯又天造之神工而出于茲
水之蕩激也思昔夫差競伯圖勲鏖戰于此勝負未
分旌旗蔽空舴艋如雲始魚鼈以為樂終麋鹿而成
羣迺若歸釣之徒著書之士去國鴟夷汎舟西子亦
復眇〻滄波茫〻白水主人之辭未終鄒陽生肅乎
改容喟然嘆曰甚矣世道逾下而人心之不古也吾
子好學頗識典策不述職方之經邦而盛稱茲澤之
庶殖不思禹蹟之胼胝而徒嘆英賢于戰國皆非所

以極遊覽之頤望而擴夫五性之至德也遐思往古
擊節太息請即主人所聞而陳予所得烏乎噫嘻浩
蕩方　懷襄未平九域混而莫辨百潦壅而不行支
祁崛強於淮甸天吳披褐於海溟時維茲水震蕩靡
寧浡〻洶〻砉〻轟〻䞓撼天而動地猶駕雷而鞭
霆類不周觸而天柱折若巨鼇抃而洲島傾斯震之
澤所以錫名也迨夫九載既南庶土交正波神受職
川后奉令應龍畫地以效功庚辰持戟而制命導吳
淞以安流別淮海而表境于時澤安其所水順其性
鳴者自停動者自靜斯震之澤所以底定也千載而
下美哉禹功昏墊之害既遠灌輸之利無窮故漁人
舟子之出入豪商薄宦之經從擊檝鼓浪引帆隨風
莫不連檣接舳往来乎其中斯又具區之藪以萬民
惟正之供也方今海寓清明　朝廷寧謐内宣民化
外修貢職農安其耕女效其織工業其習商估其直
士守遺經民食餘力風不揚波水不濫泆方鎮以寧
土地墾辟開禹之疆廣禹之績是以九州之外咸仰
聖育沾濡乎仁義涵泳乎道德浹洽恩波沐浴膏

澤漸摩浸潤流衍洋溢天無亢燥之災人樂沃土之
俗試言其故則辟雝湯〻　聖化行矣靈沼洋〻
聖澤汪矣御溝溶〻生意茫矣溥德川流達要荒矣
下視一隅寧不隘杯水于坳堂矣主人於是聳乎樂
聞憮然自失仰神功之長存慨餘子其何益相與鼓
枻乎滄浪曾不蒂芥于胷臆乃起為詩歌以頌德詩
曰

於赫禹功配天比隆生我遺訊宅我土中原隰畇
畇江漢為東萬世永賴維禹功是崇　於皇禹德
立我民極手胼足胝救焚拯溺鑿井而飲畊田而
食靡謝天功焉知帝力　於昭太上示民以應眷
佑我皇與民立命開禹疆土繼禹作聖其混合四
大維民之正　於穆聖皇維上帝不常敬哉有土
亹〻弗敢康五嶽四瀆七澤九岡冈不脩其職来
享来王　来享来王受天之祜於萬斯年睠我有
土有土有民有子有孫有引勿替以頌茲文

麒麟閣賦

大漢甘露二年海宇靜謐國家無事戎狄

四裔冈不賓服臣順于朝上乃思股肱之
美賛翊惟勤詔繪一十一臣於麒麟閣仍
署官爵姓名曰大司馬大将軍博陸侯霍
氏大司馬衛将軍富平侯張安世車騎将
軍顏頷侯韓增後将軍營平侯趙充國丞
相高平侯魏相博陽侯丙吉御史大夫趙
平侯杜延年宗正陽城侯劉德少府梁丘
賀太子太傅蕭望之典屬國蘇武用旌忠
良昭乃勳烈俾垂刑世云臣幸際昌期仰
瞻盛舉抃躍之餘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客有鄒陽生覽四極放東瀛道出褒斜憩于西京造
司馬大夫而問曰蓋聞聖皇之統御也道德以為澤
禮義以為輿動不謀身侈靡是規土木不作丹堊弗
施今年命左馮翊右扶風即麒麟而績像而粉飾乎
儀容擾庶役鳩衆工務美麗壯觀而為是不急之功
恐非所以示外夷宣皇風蒙竊惑焉大夫笑而笑盱
衡而言曰何客惑之滋甚耶客不遠千里觀光上國
覽宏規之博大而終莫之所得将君臣以自私而不

知報功以崇德敢述一二請留更僕生曰唯〻大夫
曰在昔季世生民無主暴秦吞噬土殖封豕窫窳其
人民桎梏其疆宇　沸四海磔裂同氣元元為之不
起於是下民哀籲以呌號上天降監而眷顧致命于
我高祖高祖乃順天威奉帝勅叱咤生風揮霍斗極
雷動電發機觸焱疾提劒而大呼民用以息遂度弘
基恢帝業尊中國垂累葉鄼侯址基而經營奉春夾
輔以賛協廼披廣路建宮闕倣太微之紫垣象陰陽
以開闔乃詔考工撝瓌材畫堵成制天漢昭回楩楠
豫章水陸而並徠廼植砥柱構桷榱樹梗桴之高驤
軼風雨於飛埃抗驪龍之雄吻凌雲烟於紫霓架虹
梁于天半殷九墺而出雷逼星辰而欹近目炫轉而
意迷繚以周圍之崇墉承以墄平之三堦石渠通其
傍金馬峙其西天禄接其右白虎緣其隈環列乎未
央之宮隱映乎昆明之沱聯属乎建章巀嶪乎崇臺
接宣温俯清凉睇金華控玉堂儼神明之所居覲只
尺之天光世宗孝武重熙累洽錫嘉名之孔彰昭靈
瑞之既獲斯閣之剏于國初而麒麟之名寔元狩而

有作維我皇上聰明天啟衷斷如神思廣漢道以昌
後人于時腹心扞城股肱臣隣殫謀竭慮效忠致身
顯功名于當世咸際會于風雲有如博陸侯伏義秉
節定萬世策豐功盛烈宜尊之而不名俾冠群列張
以忠勤韓以有守充國之制敵振威魏丙之廉貞忠
厚同心輔治垂裕不朽劉杜之材智梁蕭之經術蘇
武之節不辱炳乎嘉績其命績事乃審厥像著其
爵秩具爾瞻仰示之以勸功因之以昭賞率爾後昆
表乎相尚誠曠古之未舉而漢世之人望也猗歟盛
哉且以形旁求良弼是資太常之紀崇勳惟勵大享
先生功宗厥配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金匱石室之
藏昭貽後裔孰若儀刑赫乎照人耳目凜乎英風炤
爛若爝殊渥寵榮莫維此之極也豈鰥生俗士所能
測識哉客乃樂乎有聞如得而嘻撫手扼腕願起而
頌之頌曰

維天惠民篤生聖神承之以良弼統臨萬民爾公
爾侯維大夫庶士冈俾不順媚于天子　明乎天
子民之父母以君以師以教以撫迺資爾弼以長

育其下總〻爾氓莫知所依彼饑欲食彼寒欲衣
奸邪罔聞知以毒害殘糜　維天降康廼致命于
聖皇克生明良定爾下土方左右先後奔走帝傍
帝業是將維漢室載昌　帝思臣節不顯忠烈匪
私有其功用臧羣哲有閣斯傑載岌載嶪麒麟效
靈績事孔列高風以不滅

古書流通處

白雲稾卷二二

天台　朱　右著

襍著

孫孝子傳

孫孝子名德性其先順寧人自其父厚齋君游宦江南往来吳楚間德性嘗侍其父母適武昌之嘉魚依其內姐以居至正十一年正月紅巾陷武昌三月陷嘉魚德性甫十有三歲倉卒出逃辟相失父所獨依其母趙乘船遁去不三十里將至赤壁山石頭口趙

度追者及迺即利捺舟人獲抵岸走依山谷草莽間
匿其身不見搜者至趙蒙頭垢面為痿腓人垂死德
性號泣其傍甚悲賊憫之退不犯絶粒者浹旬德性
上山麓間拾橡子下則采水實以食母賊去掠他縣
德性出行村落稍近人遇羅仲玉者其父之故人也
識之留子母其家人之知德性者咸來饋之德性躬
執爨為食以奉母蚤夜不少離其側凡三歷寒暑如
一日已而王師克武昌德性訪知父還浙閒遂謀于
母曰天幸有以全吾母不幸不得以見吾父苟活奚
為十四年五月與母俱往武昌九月得從官軍自武
昌下十二月至浙復見父錢塘遂與父子如初人皆
以為德性孝感所致云

人有言國有忠臣國之至不幸也第觀孫孝子亦
家之至不幸欤昔赤眉入關蔡順取蕣供母賊感
其孝新莽之亂江次翁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天下
稱其賢孫德性以年少能行之其天性然與

釋交

或問交有道乎釋之者曰有禮與情而已矣其接也

以禮其親也以情古今不易也古者君臣守覲諸侯
聘會大夫盟好士相見莫不有禮亦莫不有情焉禮
則能敬情則能親敬則久而不衰親則附而益信交
之道不貴乎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
同又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交之道不既尊乎
朋友居人倫之一實貫乎四者之中交之道不亦重
乎然則交友之道詎不以禮與情而行與或曰淮陰
與沛公為金石交卒為漢擒張耳陳餘為刎頸交終
復搆怨則交可恃乎釋之者曰是棄夫禮與情者也
尚奚以言交與今有人焉不面識而深相得者是謂
神交不數見而實相孚者是謂心交慕義以附從
者是謂勢交旦暮同游見利即棄者是謂市交寧舍
生而不忘信義者是謂死交神交者合心交者親死
交者全市交者離勢交者敗子將為神交者乎將為
心交而至死不渝者乎將為市交與附勢者乎其必
有以自　矣或曰何謂神交曰商宗形夢於昏靡箕
子授範于周武尚父兆祥于渭獵齊寧漫歌於通衢
非神交者乎何謂死交曰史鰌尸諫于衛主延陵掛

劒於徐君豫讓弗臣而吞炭非死交者乎何謂心交
曰駿明之於叔向伍舉之于敖子重耳之於舅犯昭
烈之於孔明管氏之於鮑叔雷義之於陳重非心交
者乎若齊之田文魏之無忌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勢
交之尤者也商鞅強秦主死即殉李斯霸國身隨以
亡穰侯操威范雎以代則勢交之不能久者它如韓
非說難以徼君不韋行詐以賈國鄒衍沽名以賣友
則市交之尤者尚可勝數哉或曰交道既聞命矣然
貴賤殊勢少長異宜得無等夷乎釋之者曰嘻哉衛
融爾汝陸張忘年夫庸計其生之先後位之崇卑也
與雖然世衰道微習移易化伐木之廢久矣人固有
居同里族戚聯姻婭學共術業出處同歷憂患同事
者至臨小利害即忌嫉以相加詆毀以相牴牾甚者
設阱以擠之瀕死亡而不顧獨何心哉是不知禮與
情之貴且重也夫禮本乎天情因乎人天人之道也
子奚惑焉問者唯唯而退有周君宗姓者與予同登
孟氏之門別既久旅遇越之上虞予適遭先母喪變
周君昆弟匍匐供事不啻懿親蓋有禮而有情者予

固不能忘于心也居歲餘將去予歸因叙或人問荅之語作釋交且以敦久要之誼

豢龍解

龍非可豢也可豢非龍也夫龍淵潛而天飛能小大致雲雷澤下土神變莫測豢養何加焉豢養得加之則非龍矣畜舟入貢由南海入廣有物蜿蜒長七尺魚身牛首繭角鱗甲爪牙鬚鬣具如龍舟人以木穿窾其中置海水以豢養之將獻京師且曰初為漁網得之若黿鼉魚鼈然吾固知其為非龍也天下大獸五鱗之長為龍而龍有神不神不可以長物也羸之長為人而人有聖不聖不足以長人也或以人為人非也聖斯全人矣以龍為龍非也神斯全龍矣人將不以聲利惑則龍不可以豢養得故曰人無慾猶龍然作豢龍解

柯遂卿叙論

或問於予曰富人有日散千金於市可以謂之惠乎曰未也大夫有槃車馬於朝可以謂之儉乎曰未也士有活百人于有司可以謂之仁乎曰未也夫天下

之事皆吾分内碩有所為而為之而以德色於人夫
乃不可乎天台隱君子柯遂卿居耕以自食慕聖賢
之道學之不厭未始求知于人一日行市上見械繫
三人將送有司君察識其一為張萬也詰知萬三人
同貢米販城鄙得錢若干緡出城一舍遠惡少年追
及之利其所有且執誣為賊富人遇諸塗更賂少年
掩為己獲以要官賞嗚呼彼獨何心哉柯君聞之毅
然為陳其狀于府上官得其情三人免於死嗚呼若
柯君其仁矣乎當是時寇竊發海上著令有能擒獲
五名以上爵賞有差富豪子弟往往誣執平民致取
官爵上官不以察公論不以聞嗚呼民獨何辜哉今
柯君行義事聞鄉里賢士大夫又著為文章若詩歌
以稱道之柯君固賢矣亦何容心於其間耶予聞聖
賢論陳仲子之不食不為廉微生之諒不為直孝已
之守不為信子產之濟人不為惠晏平仲之樊裘不
為儉以其求知於世而為之也柯君情發于中義形
于言行信于鄉黨夫豈有所為而為之者哉諸君導
敬稱述與人為善又豈特為柯君發耶將以使長民

者知所以戒故為之論著以系諸君末簡云

尚德說

宗陽祝璧之宮杜氏之真館在焉杜氏傳其子而及其孫曾有胡君常棣者名其居曰尚德問說于予予曰嘻哉而惡夫尚力而為暴者抑亦行古之道也昔者南宮敬叔舍權力而尚德孔子予之不容以弗論也譬之薰蕕焉不可以同器騶虞豺狼焉不可以同群爾誠愛夫仁而不成其生義而不戾於衆清靜而不爭于天下與殘暴凌厲而尚力者奚其同故君子之於其身也道義則尊之孝弟則服之過之者抑而就之弗戾者不譏焉朝於斯夕於斯君子之尚德也庸有一日息於己乎吾聞諸子思子思聞諸夫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子識之不忘其庶幾乎知所以尚矣或曰今之人曷慕夫高勢近利也曰畏之而弗親凜乎其敬也愛之而弗舍確乎其順也二者之間吾從其順者

復氏說

上虞馬初之復氏也鄉人惑焉趨而就鄒陽子右而

問曰馬初舍其父而從其祖姓古有之乎鄒陽曰馬初亦猶行古之道也往者因生賜姓錫土而命氏子孫因之不易也不易則不復易之而復猶古也成周盛時凡冠昏喪饋饗禮必本於其宗重宗所以尊祖也叙族所以親同姓也尊〻親〻示民有生矣况敢易其氏姓乎吾聞之范公仲淹少孤依其母鞠于朱長而氏朱迨筮仕以其故鳴有司而復之范君子以為知禮馬生其亦有故與則無惑乎其復之為非古也世降道汚民彝物則棼〻泯〻則人之惑之也固宜人心之天不遂以熄則復之也又豈必有所授而然耶雖然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殆見聞風而起則世教之助豈復小補哉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馬初之謂乎

梓宇說

材莫良于梓用莫廣于梓梓果足為世用與吾觀之深山大壑多梓材大者圍數尋高袤靡測匠石睍弗視也萬牛挽弗出也或枯翳自斃委草莽間人爭趍之斵度斤鋸雕刻剔鏤為筍簴為　而為登為勺為

觶為觚為侯為琴瑟底為轅軾為木偶像樂者食者飲者射者行者致遠者莫不資之為用則非復全材已惜哉第觀平陸梓僅圍咫高倍尋丈叩之斲之盡其材未周也匠石顧之勿舍也十夫舉之易致也則以之為梁為棟為柱為栱梲為桷榱而圜者直者方者高者大者小者或不勝任荷人且鄙材夫豈其情哉凡度材欲大而實欲長而直欲勁而理欲結而澤大而實則用裕長而直則力足勁而理則撓不屈結而澤則潤而密斯全材與吾友張君梓宇蓄材既良深藏而不市長大既堅矣處井里守道而不變撓既不屈矣有良梓人肯終置之吾知其用大為說以詒之

守拙辯

鄒陽子過守拙先生燕坐清齋客有長揖而進顧鄒陽子而問曰先生富于春秋道誼日脩智勇莫敵手握兵符分督重鎮頋乃謙益自持朴拙是守無乃不取夫巧遲而務拙速者乎鄒陽曰是非先生之志也大朴既散人偽滋興結繩莫施世道寖下惟機械巧

詐之是務媮薄矯飾之相師政網愈密而民弗親刑
法日加而下益倍豈為拙者之過與甚至作聰明以
亂舊章以測言而改厥度豈為拙者之過與是故世
方煌〻吾將韜其光丗方營〻吾將守其誠世方溷
溷吾寧悃〻世方役〻吾寧默〻故曰大圭不琢大
羹不和先生所守豈子之所知乎客曰陶靖節守拙
歸田園不戚〻於貧賤不汲〻於富貴亦明哲保身
者先生殆有取於是也夫鄒陽子曰子非知道者獨
不見夫大鈞之播物乎物〻賦形巧孰大焉而所以
造化蒭育者妙於無形而已又不見夫聖人之齊民
乎酬酢萬變智莫甚焉而所以致泰和雍熙者垂拱
無為而已孟軻氏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又曰行
其所無事則先生守拙之義明矣問者唯〻而退遂
書于編

深衣刊誤

惟昔邃古之初天造草昧肇有民人穴處而羸居閒
者衣鳥獸之皮以自蔽上衣下裳之制未聞也軒轅
氏作取諸乾坤制衣裳以示象公侯有數等威以明

虞夏因之人文自是彬彬矣自成康沒而王澤熄上
亂下僭人僞滋起古制不存吾其左衽孔子幾於不
免況後世乎嬴劉迭興四代禮樂旋復廢壞曲臺講
禮僅存深衣一篇鄭氏箋註且誤謬若此安在其能
存什一于千百也耶嗚呼惜哉同郡羊君仲裴以文
獻之裔習聞詩禮講貫精密著為深衣刊誤且欲與
縫掖之士共之其間尺寸裳幅之誤裁制之謬一皆
刊正無遺至於名義之弘著圖之精短長廣狹規矩
繩衡之度如視諸掌殆有擴洙水泗陽二先生之所
未發而足為後世法程羊君之篤志于古也亦勤矣
好事者將鋟梓以廣其傳端無媿也古道其復興乎
似此而往必合訂正者尚多有焉何日得與君圖之

物初論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人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
有初必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太息也混沌
冲漠無始一氣既復陰陽遂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形
非天地之初乎于時萬象森羅已具有初而迹未形
也天地一陰陽而已人物囿于陰陽以生者也陽

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子中極
于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於子中坤道成矣乾
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復二陽既臨陽在地
中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居下而末反居上陽在
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壯鱗介群生羽蟲次之故魚
鼈横身飛鳥兩足而昂首陽未足也五陽健而決膏
腊生焉故獸形近人至於六陽既全乾道始備人斯
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天地之全氣以生者
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子為六陰成物之氣
故能全乾坤之德者為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而
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曷而終曰生
長斂藏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謂終
也若夫生物屏息天地無有斯有終矣曰終當柰何
曰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

雷説

或問雷鳴曰氣使之然曰有神乎曰有曰然則氣為
之神惡乎在神尸之氣惡乎乘二者必居一于是矣
曰二氣之良能也行乎亭毒之表蕩然無朕窅爾神

運其端倪若不可測窗也方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造
化萬物山川出雲蒸潤為澤陰氣凝搆陽氣轉旋故
搏擊轟騰馳驟下上氣之所聚形儻成焉故神物恍
惚與之偕行此理之常何足怪者曰然則世傳雷澤
有神鼓腹則鳴果有之乎曰無之也方氣之至也神
則有之氣之消也神與俱亡且人之生受胎父母滋
為形骸血肉既
於有迹故不能自化神之著也
得氣陰陽妙而成始陽氣聚散来去無迹亦其理之
常爾子奚惑焉問者躍然以喜曰予昭然發矇矣請
書以告来者

九州説

或問黄帝分九州禹畫序九貢虞舜肇十有二州封
十有二山至商周又止列于九果何時而復合與曰
亦因地勢之使然非有意於其間也地理志云昔黄
帝畫壄分州堯遭洪水天下分絶為十二州使禹治
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左傳宣公三年亦云
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愚謂九州之別天文地理
區域各定風氣不通民生異俗固有截然而不可易

者禹治水作貢錫玄圭而告成功舜安得無所自而
遽分之乎恐唐虞時洪水為患道里隔絶有不通者
舜初即位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幷州其東北醫無
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亦
因其地勢然爾禹功既成復仍舊制舜貴無為故終
虞世而十二牧固自若也夏有天下以禹貢為一代
大典孔子定為夏書首得無意乎殷因于夏有曰帝
命式于九圍曰以有九有之師即九州也周克殷監
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合之雍青分冀地以為幽
并而無徐梁營爾雅又有幽營而無青梁皆一時少
損益之而亦止列于九也蓋地里有古今或廣狹不
齊亦因其勢而為之耳雖然又烏知禹別九州不在
肇有十有二州之後乎因取左氏漢志之言為之說

讀禹貢

愚讀禹貢而知聖人之書法謹而有辨也其載九州
山川地理曲折及貢賦封域之事言簡義密詞嚴意
周一字之間含蓄無盡如書山川廣平曰原下濕曰
隰山南曰陽水北曰汭地高曰丘再成曰陶高平曰

陸貊水曰澤其土色無墝曰壤土黏曰埴脉起曰墳
青黑曰黎玄而疏曰壚其草木少長曰天上竦曰喬
叢言其茂條言其長叢生而稹曰包其水道因水入
水曰達循行水涯曰沿舟行水上曰浮絶水而渡曰
逾曰亂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小水合大水謂之入二
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會而合于一謂之同其治功除
木曰刊祭山曰旅致功曰績可種曰藝可治曰乂順
其道曰從得其正曰殷經始治之謂之載已盡平治
謂之既其賦法最薄曰貞礎出曰錯其貢法常獻曰
貢器盛曰篚包裹曰包待命曰錫非一物曰錯凡例
不過四十而千萬世之豐功盛德盡在是矣曰銓次
之以便覽者

讀洪範

洪範一篇聖人傳道之書所以治天下之大經大法
也昔禹治水功成洛龜呈瑞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
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洛書之數也禹則洛書法而
陳之洪範是也周武王十有三祀訪箕子以天道箕
子以洪範陳之自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九疇之

綱自一五行至五曰土九疇之目禹則洛書之經也
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則箕子衍疇之傳義爾其
餘八疇莫不皆然綱目有緒詳畧相因昭昭可見自
今讀之不無舛闕蓋自伏生口授時以然固有不敢
妄議者宋横渠張子已嘗疑之而不及正至蘇東坡
張無垢葉石林洪容齋黄東發皆以王省惟歲至則
以風雨為五紀傳文傳子駿王文憲以無偏無黨至
歸其有極為皇極經文當上接皇建其有極之下金
仁山始以歛時五福而下為五福傳惟辟作福而下
為福極捴傳當正錯誤見於表註先正許魯齋又衍
福極一疇著為圖説然後文從字順上下明白有不
待講解而洪範之義昭然于簡策矣惜乎三八政一
疇於八曰師之下不無闕文當有一脱簡今參考定
讀如此以俟後之君子

圖書經緯説

圖書之數出于河洛圖書之理本乎天地而氣行乎
萬物也何謂數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之奇耦也何謂
氣陰陽升降闔闢也何謂理太極之本體也伏羲則

圖以畫卦萬象備焉神禹則書以行疇萬法立焉初
若未嘗相與也殊不知天下之理一而無二變動不
居周流六虛而聖人闡明發揮體用相資豈有二乎
哉故先儒有言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
表裏其有見也夫子試申其說曰河圖一始於北洛
書亦始于北子之中天之心動之端也河圖以生統
成洛書以奇統耦奇天之數耦地之數天道左旋地
道右轉河圖一左旋東升而生三三轉西而生九九
左旋南升而生二十七為七二右轉西降而生四四
復東而生八八右轉北降而生十六為六洛書一左
旋於東而生三再旋于南而生九再旋于西而生七
七生二十一而復為一二右轉東南而生四四再轉
東北而生八八再轉西北而生六六生十二而復為
二自氣言之河圖左旋以五行相生為序洛書右轉
以五行相克為序水木同宮而金火易位生者為體
而克者為用奇耦之乘升降闔闢之機不窮也圖書
虛中用函太極之體河圖具十洛書合十同具太極
之用而天地之至理存焉曰理曰氣曰數固未始相

離而氣數與理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以圖為書之
經則書為圖之緯以書為圖之經則圖為書之緯蓋
殊塗而同歸也若夫圖以畫卦書以衍疇則易與範
昭然茲不必論

後天圖說

世傳先天畫于伏羲後天定於文王先天體也後天
用也體莫大于天地故乾坤居正中焉用莫切于水
火故離坎居正中焉大傳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
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先天之學也帝出乎震齊乎
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
言乎艮後天之學也殊不知八卦未畫先天已具先
天既運後天已位造化變動自然而然文王蓋知之
非能位之也自今觀之乾道下交陽入于坤而為坎
於北坤道上交陰入于乾而為離于南坎就下一陽
流於其根而成兌于西離炎上一陰浮於其表而成
震于東艮陽上得位則變下二陰而為乾於西北巽
陰下得位則化上二陽而為坤於西南兌以一陰居
二陽之上而陰難為上則反旋于下而成巽於東南

震以一陽居重陰之下而陽難為下則反旋于上而
成艮于東北変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
易而消長盈虛進退存亡動靜行藏天下之理備於
是矣因推其說以俟君子

五宗說

或問宗法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別子
者公侯之庶子別為後世為始祖也繼別之所自出
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此百世不遷之宗也如周公為
周宗國而伯禽庶子為魯大宗其餘庶子之子又各
為禰禰為宗謂之小宗小宗有四或繼高或繼曾或
繼祖或繼禰其初則皆自繼禰始此五世則遷之宗
也大宗者尊之統收族者也小宗者統兄弟者也故
宗有五自夫宗法不講昭穆混淆仁孝既乖族義愈
缺報本追遠之意漫不加省而尊尊親親之道不明
甚至以異姓為後使祖宗不為若敖之鬼幾希矣曰
著其說以俟守禮君子焉

王秘丞畫像贊

故秘書監丞弘毅先生王君中夫為　國子師凡十

年出提舉江浙儒學文行道術沾丐後人既歿之六
載其子同安出示畫像前輩典型氣象如在式瞻企
歎同寓仰止乃為之賛曰
儒而迂冠而冔綦絇而婁于于而趍文之樞道之腴
維後進之模生而寓歿而愉以眎夫故吾

河清頌

皇元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冬十有二月戊辰黄河清
七日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凡五百餘里　朝廷
遣秘書少監程徐致祭刻石志祥自古嘉瑞靈應未
有若此之盛也臣右謹按易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
水先清京房傳曰河水清天下平王子年拾遺記黄
河一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大瑞春秋二百四
十年凡異屢書未聞河清之紀秦漢以降白麟赤雁
芝房寶鼎歌于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黄龍表為年紀
未聞河清之瑞也宋元嘉中河清濟北齊武成以大
寧二年改河清唐肅宗中興河清四日至三十里亦
未嘗有七日之久五百里之遠也惟我　國朝太宗
皇帝丙子之歲黄河清距今一百四十六年河水載

清廻至七日帝王受命符瑞未有若此之著者也夫
天一生水為數之元氣鍾于子居方為北　皇朝啟
運建國號元得天一之數肇造朔方符水德之瑞今
天子聖神文武　皇太子睿智仁孝河之呈祥寔
應於此矧水之為物清乃本性河濁而清又迺本還
元之徵也臣右跧伏草野竊聞盛事曠古所無不勝
抃躍之至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維河降靈發源崑崙下合蔥嶺度越龍門滔滔萬里
沸騰駿奔介江達海嶽配川尊經雍冀兗爰奠中原
流衝湍激汩汩其渾既渾何清既激何溫溫潤而清
千載罕聞　聖神御極握乾闡坤河伯呈祥神后效
珍肇自平陸至于孟津亘五百里七日弗淪其澄如
淵其氣如氤日光玉潔風瀾瀲沄龍鱗結絡虹彩繽
紛冽比甘醴瑞同景雲動由地脉原本天根上符水
德載昭　帝閽　帝嘉瑞應錫之璠璵沈辭籍繅祼
酒炙膰率土胥慶詞臣致言泰運中興民阜物蕃車
書文軌登虞邁軒於萬千歲永祚　皇元

進河清頌表

右伏聞至正二十一年十二月戊辰黃河清七日自
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餘里寔　聖朝希世之
瑞臣右謹撰河清頌一通并序上表進呈者伏以河
流萬里帶神州而為淵清以千年符昌期而效瑞光
騰七日叅動八方恭惟　陛下握榮圖之靈建用皇
極乘水德之運處于玄宮濬哲文明善鑒萬顒沈潛
睿知克清四維纘列聖之丕基沛如天之洪澤人心
頤治泰運中興虞廷弗遑於苗征夏后用修于扈伐
出師命將快覩義旗之雲從罰罪賞功大震天兵之
雷動一鼙而齊魯克定再討而晉絳底平信乎川嶽
之昭融宜爾乾坤之訢合導崑崙積石歷中原入東
海已非一日之渾自平陸三門過垣曲至孟津凡見
五百餘里汪然光蒼然色雖黿鼉蛟龍魚鼈之無不
形黮然陰炳然陽寔水火雷霆霹靂之所由出涇渭
既別汾濟同流酌元化于樞璣昭回光于雲漢龍門
久拓於禹蹟山奠川殷葱嶺　越於堯封星馳土貢
克符嘉應爰睹休徵然清明不忘槩水之箴而黃流
尚傳旱麓之詠宮

上接三古　寶文柱史沐

觚下陋雙川之
力涵育之恩年逾五十被　聖朝沐浴之化報無一
分謹撰頌言以托
海嶽有容少脩贄敬之謬體干冒天威不勝戰栗之
至謹奉表以聞

原葬

葬者藏也上古之俗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中古聖
人易之以棺槨地理之說未聞也公劉遷豳相陰陽
觀流泉周公宅洛卜澗水東瀍水西則擇地以處生
人矣公孫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孔子
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則亦擇地以處喪者矣初未
始以吉凶休咎論也後世陰陽家乃曰順之者昌逆
之者不死則亡於是世之人顚以吉凶休咎禍福為
從違拘而多忌其泥也滋甚今之言陰陽地理者宗
郭氏予嘗考郭氏書曰葬者乘生氣也又曰氣乘風
則散界水則止至哉言乎夫太極既判二五妙合在
天成象在地成形何莫非生氣之融聚也乘其生氣
則神靈安子孫盛辟猶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

也故其為術也奚其所會乘其所来擇其所相避其所害外蔵八風内閲五行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如斯而已矣郭氏既沒學者罕得其旨隋僧令遷傳其術于華山行有左驗唐太宗收其圖經入鎮内庫期曰僧文通曾授廖禹與其甥賴文進廖授胡矮仙胡授劉七椀王六道士牢劉子先得之於王世守其葉至唐卿者而學始昌丹山蕭才清與王敬舛又得之劉唐卿焉自是江以南之葉地理者得其學為真傳其不浔者妄焉耳予嘗聞其畧曰生氣所會地脉所歸察其来脈審其陰陽辨其逆順究其分合別其明暗得其浅深為之銕減正折為剥花如接木不前不後不左不右高而不抗低而不窪急而不傷緩而不脫止其所止是謂至善如不由此舛錯繆戾蓋有不浔其安者矣故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可不慎歟臨海毛德齋氏世為龍與大家代以儒顕德齋聰慧有識讀書爛理嘗侍其尊平遠翁遊湖海間得地理

秘傳其龍穴圖經與郭氏之說若持左券而合符節
視他術者不啻相什伯千萬矣暇日過予寓地相與
劇論所得指畫口授豐ㇾ弗輟信源委之有自也於
其別序其說作原奚以贈之世固有知音者矣

瑞芝頌

南行臺御史中丞月公之官之明年政肅德孚時和
民輯迺八月初度芝產于庭者二連葉如雲勁質雙
植咸睹嘉瑞謂公德馨發聞感召所致此玄氣之精
厚祇之靈而世德之禎也御史大夫普公首紀述其
事縉紳逢掖之士詩歌以極盛德之形容天台朱右
為之頌曰

濯ㇾ神芝燁ㇾ靈華九莖連葩輪囷五采芬敷金莖雙立
華蓋齊驅產由坤媼德應貞符神芝奕ㇾ朱柯煌ㇾ
瞻彼庭陛絢乎有光指佞並榮執法爭芒不解于位
發此禎祥繄德之符世不常有邦家之光譽垂不朽
丹桂聯芳玉樹同久列于階庭以介眉壽矧公德馨
維人之瑞振肅百司維國重器南服輯寧君子攸塈
爰考休徵蕃殖庶顯昔漢黃霸治潁川鳳凰神爵

式彰自天唐有九齡亦顯醴泉俱相天子以徵臣賢
洵美明公世有勳德盟府是藏百僚是式濤發其祥
入相王國左右　天子民靡有慼睠茲嘉瑞應自天
地傳紀無窮世：冈墜康衢有言太史有署右作頌
詞以永終譽

古樵隱者傳

古者賢人志士辟名山澤隱約于畔樵漁釣之間是
耶非耶若伊摯耕莘呂望釣渭錢若水樵於華山將
終身焉及其興殷周佐宋功業茂：垂譽無窮是耶
非耶余登委羽山得古樵隱者其庶幾乎曰傳其事
之於天以有九有傳世二十有八更六百五十祀子
孫臣服于周頗有分地周亡散落秦漢以商為氏代
以儒顯至飛卿者為宋侍郎隱者七世祖也侍郎居
台功業具見國史三傳至夢弼知寧海縣文行益著
更化以来俱有隱德姑未暇論隱者生有夙質少頴
悟不凡敦尚志節積學續言孳：忘倦見縉紳長者

委身師事之延致懽與樂善不厭遺天下多故奉二
親挈妻子隱居委羽之陽鶺冠鶉衣采樵以給樹藝
以食朝夕候親左右無違教弟子以孝悌或勸之仕
則曰物各有適吾用天曰地曰取其材而受其寔又
何慕焉性曠達不羈燭事明決與人論不多讓商畧
古今上下事後當成敗靡不中其言慮風晨月夕率
子弟走林麓間藉地而坐長嘯而歌曰上山采樵
木丁丁兮求我友生鳥嚶嚶兮出新入爨食飲有常
兮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兮茲非泊然世慮睨傲物表
者乎其耽愛榮名溺嗜欲利唯恐或失之視隱者則
有媿矣鄒陽氏曰嘗聞王賁樵于深山至爛柯不歸
蓋神仙寓說荒誕甚矣若朱翁子董邵南之事天下
共賢之亦士君子隱于下位所宜然爾其古樵隱者
之謂乎隱者名復古樵其自號云

白雲稾卷之三

天台　朱　右著

雜著

文統

文與三才並貫三才而一之者文也日月星漢天文也川嶽草木地文也民彝典章人文也顯三才之道文莫大焉羲軒之文見諸圖畫唐虞稽諸典謨三代具諸書詩禮春秋遭秦燔滅其幸存者猶章〻可睹故易以闡象其文奥書道政事其文雅詩發性情其

文婉禮辨等威其文理春秋斷以義其文嚴然皆言近而指遠辭約而義周固千萬世之常經不可尚已孔愚得其宗言醇以至孟軻識其大言正以辯若左氏多誇莊周多誕荀卿多禠屈宋多怨其文猶近古世稱作者漢興賈誼董仲舒劉向窺見圖經與闡其道相如揚雄大昌厥辭然皆有志於斯文者獨相馬遷父子頗采經傳國史集群哲之大成紬一家言載諸簡編為史氏宗其文雄深多奇班固繼作頗就雅馴以倡来學二氏之文遂足為後友之準程也魏晉日流委靡唐韓愈上窺姚姒以馳騁馬班本經參史制為文章追配古作宋歐陽脩又起而繼之文統於是乎有在其間柳宗元王安石曾鞏蘇軾亦皆遠追秦漢羽翼韓歐然未免互有優劣烏乎文豈易言哉餘姚景德輝氏明經稽史有志于斯嘗與予劇論文章家體裁及諸子造詣淺深且歎求其宗緒作文統以復之當有知言者正焉

史槩

古者伏犧氏作造書契制文字軒轅之世倉頡主書

史唐虞置史官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古史也夏終
古商高勢皆太史也周官有大史小史内史皆掌志
事至於列國亦然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
也吾夫子因魯史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始加
筆削垂鑒將来漢司馬遷父子頗紬金匱石室之藏
無采書詩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作史記自五
帝訖漢武為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傳七十
共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其文雄深多奇卓然為史
氏宗百代史官不能易其法後漢班固續父彪作西
漢書起高帝終孝平凡二百一十年為本紀十二表
八志十列傳七十無世家而有外戚傳自武帝以前
頗本於遷其文雅馴後人亦以為法　宋范曄作後
漢書起光武凡九紀別為皇后紀二傳則增立黨錮
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篇但文氣萎下紀
述庸陋不免識者之議東晉陳壽集三國舊史撰三
國志以魏接漢統蜀吳為傳則大失春秋旨矣習鑿
齒嘗著晉漢春秋起光武至晉文平蜀乃為漢亡惜
其書今不傳也唐貞觀中太宗以晉史何法盛等一

十八家制作未善乃勅史官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
更加纂修為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紀三十又命
李淳風敬播等十三人分掌著述顯例多出敬播天
文律歷則淳風為之當時作者有江左遺風文多駢
儷非作史之體故太宗親撰四贊以息浮議齊沈約
撰宋書梁蕭子顯撰齊書貞觀姚思廉受詔續父察
撰梁陳書魏徵裁其總論北齊魏收撰北魏書唐李
百藥撰北齊書唐初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北周書顏
師古孔穎達魏徵撰隋書房玄齡總之六朝以来天
下參隔互相抵牾唐李延壽續父業論撰南史起宋
盡陳又撰北史起魏盡隋共一百八十篇今行于世
司馬文正公謂延壽書亦近世佳史陳壽之後可以
亞之五代晉劉昫嘗撰唐史今謂之舊唐書宋仁宗
詔歐陽修宋祁刪修紀志表歐陽主之列傳宋祁主
之八十有七年始成天文律歷五行志則劉羲叟方
鎮百官則梅堯臣禮儀兵志則王景羲故其成書不
無差異古之修史多出一家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
延壽皆父子相繼論撰積數十年然後成書是以通

知本末事寔貫穿不相抵牾其它則未能免也唯五
代史宗仁宗以盧多遜所修失寔命歐陽修復加刪
述為本紀五改后妃為家人傳五臣傳五又別立死
節死事一行義兒伶官宦者雜傳七考三世家十一
四夷附録三其立例皆寓褒貶為法甚精書減舊史
之半而事蹟稍增議者以為功不下馬遷而筆力馳
騁反無駁襍之病紀例精密則不及耳公亦自謂伶
官傳豈下于滑稽哉誠無憾矣宋鄭樵博雅多聞留
心史學謂班固不能繼述父志以續馬遷斷漢為書
無復因承古人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於是摠十
七史作通志刪其繁文去其重複存華取寔自成一
家學者便之此史家之大畧也若宋司馬光通鑑朱
熹綱目則又資治道存鑒戒之書然紀載事寔則全
史不可廢也予嘗纂輯馬班歐陽論贊為三史鉤玄
若干卷學者傳之又頗欲知諸史大要姑摭所聞作
史概

原習

舜孝文仁性也氣不得以乘之也武仲知季路勇氣

也卒不能以反性也成湯周武變氣反性者也若燕之慷慨趙之治容越之勾猝胡之騎射鄭之音齊之歌杞華之哭習也受變于流俗者也農之子恒為農商之子恒為商工之子恒為工習也受變於父兄者也於乎習之移人也久已今有人焉生同時居同里業同事一或作曰是非吾事也非吾職也吾戴天履地具五性居五倫盡性吾事也明倫吾職也約情以知義擴仁以充道人將曰是天下善士非一鄉一國人也又將曰是古之哲人非今常人也其不累于習不疚于氣者也有顧學子子告之曰爾毋為習移毋為氣拘思變而反之可也作原習

原志

志也者心之主氣之帥萬事之樞機也非志心不自立氣不自行事不自成是志者又主乎心而造就萬事之柄也故君子莫先于立志志壹則心不貳志定則氣以從志堅則事乃濟志其可不尚乎伊尹志在致君卒肇商祀張良志在報韓卒成漢業鄧禹志垂竹帛卒興南陽狄仁傑志復唐室卒摧僭周之數子

者志立於事為之先志遂乎功成之後非志前定其孰能成蓋天之功以信天下後世乎予聞志仁義者其德著志功名者其業崇志富貴者其勢廣唯視夫所志何如爾志驕侈則心肆志吝嗇則心鄙志盤佚則心馳志昏惰則心弛亦視夫所志何如爾志趨一定物莫能動導莫得入唐虞之讓弗易也晉楚之富弗移也賁育之勇弗奪也甚矣哉志之繫于人也大矣故古君子之觀人先視其志之所存則其所就小大遠近斷可識矣作原志

讀周頌

頌者郊廟祭祀之樂歌所以美盛德告成功也周頌三十二篇朱子為之傳集一洗千古之惑學者宗之中間如思文臣工噫嘻訪落小毖敬之載芟良耜般九篇未有所定姑解其辭而不詳所用愚嘗因而考之思文明言后稷功德當是配稷于郊獻享之樂無疑臣工噫嘻敬之是祀成王之詩追述成王戒農官及求助群臣之意于以形容其顯德成功也若曰專戒農官與受釐陳戒之辭安得為頌載

芟良耜亦報賽田事之詩與豐年同小序亦以為春秋祈報社稷也蓋周家以農事開國重穀務本初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艱難歷陳無逸之戒豳土之俗至成王開悟孜孜不怠在位之日每形勸戒卒以成功及其沒也盛德不忘見諸歌頌亦舉其盛而言爾故曰樂以成象此之謂也至於訪落小毖當與閔予小子同時同義皆成王多難之後免喪朝廟之詩且訪落云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是言武王陟降也閔予言文王陟降敬之言天之陟降而此乃言武王爾如大雅文王篇曰一陟一降在帝左右語意皆同家猶庭也國也言家則益親矣成王遭家多難冀休明之皇考陟降上下以保明其身若曰成王陟降則與諸詩意不相類般雖未詳當與時邁皆巡守祭告之詩也姑記所聞以俟正焉

讀中庸

予幼讀中庸朱子章句至首章人之所以為人及則為外物而非道竊嘗惑其辭之未純也後數年得觀今定本云：始犁然有當于心比讀二十章曰有弗

學〻之弗得弗措也又有惑焉竊意子思子盖曰人有弗學者學之弗問者問之盖必其學之問之也弗得弗措則為必要其成五者皆　朱子以學字為句章句且曰弗為則已則人有弗學弗問者矣與下文人一已百人十已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恐不相貫姑著之已俟君子

識畫

宋李麟畫葛洪僊翁移居圖人物四十有五主僕從侍男女三十五貌人〻殊鹿牛驢騾犬豕十態物〻異乘者有五一人頎而美髯戴芙蓉冠朱衣皂履騎黃鹿僊翁也一嫗白頭綠衣騎獰獰一翁傴僂騎騾僊翁之父母也一女婦騎牛一女婦騎驢抱嬰孩僊翁之嬪媵也一人冠而步行一人舉函一人執羽扇並導鹿前二人從而後仰聆仙翁頤語其侍弟子也手執持或荷或負二十二人巾而履者十有八丱而跣者四一人杖而前指二人持擔〻末有卷索一童引以馳一人挑包而顧一人力挽獰獰上溪岸一人扶老嫗傍驢以渡一人挑竹篚逐而後一人荷礱磨

一人背負冠而履者一人背負少年紅衣者一人挑小缶又回盼負者一人左杖右指皆行水中一童牽老翁乘下溪滸一人疐驢尾一人杖而繩驅二豕黃犬追之一人執杈〻末挂藥瓢一童持抓草具右手提酒壺一人荷鑱鍤一人荷籃　寔雜什器一童肩楷具右牽驢馳木箱亦寔雜什器按葛洪在晉為勾漏令勾漏隸交州去京師數千百里或者奉親携孥以行日用器具牲畜悉備長塗修岨古木蕭踈渡溪上坂登頓驅馳而僊翁丰采翛然頤盼自若飄〻神僊中人也好事者繪而為圖其有以夫龍眠生後翁七百載模寫其衣冠意態執持什具行視盼睞如親睹當時事何巧思妙筆若是真名畫也胡尚德氏珍閟既久出俾題之於是乎作識畫

靜淵祝辭

會稽錢濬冠見陳炑子叔子曰予爾師也冠必有字字爾靜淵苟用力於學以深其量名斯稱矣見汪侯璟侯璟曰動靜交養以反諸身善哉見徐參軍觀參軍曰澄深之體具流行之用著子其勗諸見宇文公

諒宇文曰涓〻不息延而成川止而為淵深不可測有本之謂乎濬退進德不倦無惰容無驕志交友稱賢已而見鄒陽子右銘名鄒陽子起為祝規曰其本也靜其涵也淵有養弗餒内直以專資之既深取必逢原濬〻不已廼全其天辭既濬曰子言約而至將終身受誨焉

題脈緒

昔人有論脈曰天地之元人得氣之始也蓋以二五妙合凝而為精神定而為魂魄積而為形骸融而為血髓布而為經絡滋而為毛髮乃至動靜噓吸行止作息必有得氣之始者尸之也迨夫七情之搶攘六氣之鼓擊又必自其得氣之始者窺闖之是可謂知探本矣比觀吕先生元膚脈緒一篇則其本原端緒灼見切寔尤非汎論誠醫之指南也試因考之十二經皆有動脈取喉傍五會為人迎魚際太淵為氣口人迎氣口胥應比協則無関格之偏此古人定陰陽於喉手法也後世人趨簡便古法廢而弗傳遞相循襲而今手足六部五藏所屬與夫尺寸所關亦未能

會歸于一烏可與論天地之元人得氣之始者哉呂
先生之言曰以三部之陰陽言之則尺寸處夫兩端
而關為之界以一部之陰陽言之則浮沉別其表裏
而胃氣存乎其中合三材而三之則九候也九候之
法其得切脈之緒矣辟之詩然風雅頌各一其體必
賦興比行乎其中而詩始作辟之樂然八音獨奏自
為始終必金玉相宣兼統條貫而樂始成其切脈之
喻乎是故不知天地之元不足以論脈之本不知陰
陽之會不足以識脈之緒善學者必合而觀之斯為
得矣曰誌末簡以俟君子

戒子箴

求而必得舍之自失是求我有仁義道德求之有道
得失由命矧求在外曷勝天定日用常行飲食男女
有正有邪審幾精取夙興夜寐入孝出恭動靜作息
靡不有中情欲利害民日浸淫戕仁賊義淪胥獸禽
於乎小子物莫人貴知性知天不襲不棄改過遷善
懲忿窒慾先哲有言是用瀆告

杜南谷真人傳

杜道堅字處逸自號南谷子太平當塗人生而神異
性穎敏年十四浮異書于異人即嗜老氏學十七寄
跡郡之天慶觀師蒙庵葛師中宋淳佑為御前道士
蒙庵師盧白陳元寔是為陸靜修翀孫道堅繼入茅
山閱道藏宗師蔣玉海見而器之授大洞經法侍郎
趙與訔潽金陵延致賓館知遇寖厚復来錢塘楊和
武恭王孫頴祖延主吳興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興玄
學飭軌範舉廢墜觀之東北山頂多白石越大夫計
然子嘗隱其上漢葛洪丹井在焉道堅劇蓁蔵修除
道建披雲庵将伏老焉至元十三年元兵南渡所至
震慴道堅慨然冒矢而出叩軍門謁太傅淮安王伯
顏曰宋祚當終歷数有在王誠不殺則民歸有頼王
悦其言禁将士下未附者毋刼掠江南既平有詔命
太傅選用人才明年太傅朝上都偕道堅入覲道堅
首陳當世之務大要有三曰求賢曰養賢曰用賢疏
上帝嘉納之屢召對便殿數奏詳明議論宏達舉将
相之才莫不稱旨後皆為名臣時帝歎委道堅以執
政力辭不拜詔乘傳江南求有道之士竣事還京奉

璽書提點道教領宗陽宮仍兼昇元觀大德七年授
杭州道録教門高士復有旨改披雲庵為通玄觀聽
其徒甲乙主之皇慶元年授隆道冲真崇正真人其
徒以次領昇元事上鄉張留孫疏請主四聖延祥觀
所至創立制度修飭宮宇咸為改觀又即昇元宗陽
兩山築二真館儲書數萬卷歲時往来其間晚著道
德經原旨數萬言其書益原老子之意諄諄以皇道
帝德為當世告者正以王伯禘出功力相尚慮其所
終民冈攸措故欲挽破碎於混全回澆漓于淳樸縱
不能使是民為九皇之民獨不得少窺唐虞雍熙之
化乎故曰為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誠以人君無
為於上人臣有為於下君臣有恒分則民有恒業太
古天下一道義黄四海一德無為之為其大有為于
天下者乎尊聖人所以尊時君世主壽斯道所以壽
斯世也如曰　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
中其堯舜允執厥中之要也曰居善地心善淵政善
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其大禹不矜不
伐而天下莫與爭也又曰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

者有志不失其守者久其文王之至德也後人不究
其旨著述雖多各隨所尚故言清虛無為者有之言
吐納導引者有之言性命禍福兵刑權術者有之紛
紜多岐家自為法曾不知道德本旨內聖外王之為
要蓋　晝叅開漢室陰平之治是善用老子之道
者此原旨所由作也書成又以老子之旨不惟有極
以来已然之世代可徵而無極以前未然之朕兆庸
可推矣復准皇極經世歲年著原旨發揮一十二章
以證之又以関令尹喜辛釱文子所著述頗得師旨
故復著闡令闡玄三卷文子續義十二卷朝廷嘗以
其書須行于世平生詩文若干卷藏于白石山中卒
年八十二度弟子四十餘人姚志恭趙嗣祺袁德逵
皆有道行又奉旨授真人主領教事道堅器識弘遠
有道淵人且萬于孝友達官貴卿多執弟子禮趙孟
頫有言曰真人際遇世皇乘風雲之會日月之光于
以輔世興邦立言設教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若人之儔歟張翥亦曰真人以邁古之才經世之
器身雖游於方外其志之所存榮古之人安期生

黃石公徐鴻客或見或隱高風遠致使人企仰於千
載之下世以為知言
贊曰三代而下以功力相雄尚道德罕聞已老聃氏
著書尊皇道帝德賤功利黜權力有旨哉漢文書參
蓋善用其道者後人特指兵刑謀術抑遠矣若杜道
堅原旨之作亦有志於斯世者與

唐李泌傳贊

贊曰予觀唐人材出處從容有三代王佐器唯李泌
陸贄而已泌自贊復兩京功成身去代宗再徵權臣
間忌浮湛外任德宗以春宮之知委心聽用泌亦竭
智盡忠展布政體謀慮計畫洞燭物情故治效卓著
迹其安馬燧取懷光相李勉保韓滉單騎以來抱暉
設伏以擒叛卒開三門運路屯關中荒田國用日充
邊鎮懾服其績章章可紀至於辯太子寃則曰天子
以四海為家宰相當豫帝贈白起則曰國將興聽於
人帝言有命則曰君相造命不可言命其言又足徵
者唐傳廼謂其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取媚以求相位
豈信史哉曰采舊聞參諸記録別著泌傳以表見之

使善不沒實為後世鑑若趣尚太清未免惑於隱恠
亦其質之未純者與

隱石生喻

珠湛於淵金藏于鑛梓産于林玉隱于石顯也賢人
之處世亦顯也方其襟稠衆之中長蓬蒿之里退自
沈晦不矜長不眩能猶淵之珠鑛之金石之玉也人
奚羨焉一遇知己則出顯拔萃人皆知其為良材器
斯隱石生之喻與生嬀姓出自有虞為胡公滿之胄
世為臨海大族幼有異質性警悟不群讀書蓄德有
年已值時多艱隱于銅谷之陽肥遯辟地甘自晦藏
於閭閻下里人之知生者咸以玉之隱石期之故自
號曰隱石生予進而喻之曰物生兩間孕清淑之氣
鍾純粹之德質之美者莫如玉器之貴者莫如玉其
蒼者白者黃者赤者矩而為圭規而為璧肉之為羨
判之為璋藉鏍以享天地登廟以盛黍稷其用靡不
周也使追琢之未工鑽磨之未至則抱璞而已爾具
體而已爾尚奚羨其為有用之器也哉溫潤而滋腴
縝栗而堅確受於天者厚矣有其具而抱其璞矣將

未受於人與受之於人器斯成矣苟徒羨其隱于石
者不思其出於石者是棄天也思不出其石而獨隱
于石者是不受人也棄天不義不受人不祥子將為
受人者乎將終棄其天乎則吾不能知也作隱石生
喻生名栢字能正陳其氏云

楊孝婦傳

楊孝婦黃丑字集義台之黃巖人其先宋工部尚書
懋名著國史代以儒顯至其父荀龍登咸淳進士第
調迪功郎安慶府宿松縣尉國事既非遂隱弗耀孝
婦生警悟性端重八歲閑於女紅諸昆弟皆習業家
塾迪功俾授內則孝經論語不期月終卷皆成誦且
語兄姊曰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德孰有
大于此於是在父母側先意承順服勤不怠迪功頗
鍾愛之既笄慎擇所配時奉化知縣楊中甫有子曰
載至居同里閈頴慧過人遂聘丑為知縣家婦比大
歸舅姑已即世惟知縣之父朝奉君在以大耋之年
馭下嚴肅孝婦事之益謹晨昏定省無違躬親炊爨
調烹飪饋飴澣日奉上堂羹胾脯羞隨所需以進食

已乃退或思異味則雖百十里必為致之夏葛冬裘中外衣服預為縫綴十載如一日朝奉或有愠色必怡聲善辭俟復常而後去朝奉君曰吾家新婦行淋性顓能善事我真孝婦也由是鄉里皆稱為孝婦云朝奉以天年終孝婦佐其夫治喪塟皆盡禮嘗曰吾不幸不逮事舅姑惟歲時修祀稍可致力為酒醴豢牲牢祀物必精專豊腯雖賔客至不易用也載至以才諝薦為衢州清獻書院山長中歲宦游惟經紀大務至于理田園建堂第延師教子一切皆孝婦力也值山長捐舘舍居喪哀毀率子女茹蔬素者三年節序忌日追慕悲泣人為之不堪導諸子理家事內外整〻處族序睦以和貧無資者賑卹之無德色親戚死無所歸為具棺殮歲歉發所積賤糶以濟之孝婦之推仁卹衆率類此子六人文昌文治文賢文言文會文淑皆有學行惟文會以校官起身且與予有姻婕好嘗獲升堂拜孝婦而德容康壽動止可度時孫男女三十餘人森〻侍側宛然瓊瑰玉樹有足起人敬慕誠德人也享年七十有九嗟乎女婦人之行不

出閨門惟主中饋事舅姑而已孝婦始終一致愈久
彌篤有非恒人所可企及使一州一鄉有若人必能
率德勵行以移風俗王教蓋有賴焉因著之
贊曰漢陳孝婦善養其姑志不少貳無違夫子之教
卒垂令名若楊孝婦之事大舅尤人之所難固其天
性淳篤而經訓之力不為無助也至于子孫昌大終
其身逮見之善人之報碩不厚欤天經地義誠不可
泯孝婦至行若是宜與陳孝婦並傳無媿也

白雲稟卷之四

序

忠孝事寔序

天台 朱 右著

古君子之生斯世也居則績其學以著于言出則推
夫學以行其道言以載道行以徵其言夫豈有二乎
哉禹稷咎夔得行其道而不必見諸言者也閒見之
亦道之寓也孔氏孟軻左丘明賈誼班固之流不得
行其道而見諸言者也閒行之亦其言之徵也然則

立事立功豈不尤愈于立言者乎蓋有不得已焉者
耳青田留君若愚讀書纘言積學知道嘗客遊吳楚
閒蓄其材將充其用人固不能知之而若愚亦不求
知於人守其道而不變值時多艱講授於越之上求
凡古今人之忠孝友義者而叙述之積而成編為若
干卷將以傳於人其用心亦勤矣夫忠與孝性也人
所宜服行者也其何關於務名哉世降道污民彝泯
泯苟不表紀其能行者為不能行者之戒幾何其不
淪于禽獸之歸矣乎此忠孝事寔之所以作也雖然
述其孝為有親者之勸叙其忠為得君者之箴一善
之不遺一行之必録留君所以陰相天常扶助世教
者豈小補哉其為用心亦仁矣帝王建極凡所以扶
樹綱紀匡維世道者此也舍是書何以哉或曰今之
執史筆與國家載興亡紀賢否職也留君無廼非其
職與是殆不然古人立言至公無私所以傳後世而
能久也不患不職患不公耳苟公無私猶職也昔左
明班固之徒何嘗職史館署官曹而為如是之言顧
其言足徵何如耳況忠孝之人世固不少其間隱顯

亦各不同必待史官書之其沒人善而無聞者或多矣設因是編得不沒人善使隱顯皆有聞則留君之惠大矣編成留君屬予序予知其言與道不悖行與事不違有志而嗇於用蓋亦不得已焉者故書以歸之

羽庭臺序

古詩三百篇以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其音節體製概可考也後之作者固蔑以復加而後之作者舍是亦無以為法自夫王澤下衰雅頌不繼王官失職巡狩不陳而詩樂之教不行于天下尚矣東周以還郢騷之怨慕楊馬之浸衍晉宋之蕩靡古意彌失而音節體製亦與時下烏在其能復古乎唐興以詩文鳴者千餘家其間足以名後世而表見者惟李白杜甫韓愈而已詩其可易言哉何則李近于風杜近於雅韓雖以文顯而其詩正大從容亦彷彿古頌之遺意以故傳誦後世而人宗師之予為是說久矣顧材氣不足充其見聞學問不足闡其微蘊不敢以聞諸世人今年來獲觀劉君德玄所著羽庭稿若干

卷讀之而有感焉其性情所發指意所歸皆有唐人
法律長詩宗韓短律師杜樂府歌曲有李風度而四
言詩又當不在魏晉下等而上之則三百篇風雅頌
之遺音將無所失其有不傳也哉劉君世以儒顯少
習經術嘗以進士業中乙科憲府舉其材試吏于閩
所至佐上官有政績今為浙江省左右司郎中公退
之暇手不釋卷旁及諸史百氏陰陽卜技名法靡不
研通而尤工于詩歌積而成編其徒將鋟梓以傳以
予知最久嘱弁其篇端因次第其說為序引

檜亭後集序

至元重紀戊寅之歲予如金陵游從縉紳名人間考
德而問業時丁先生仲容父以同里閈往還既數情
好益深故予與先生所著詩歌及他所見必手鈔而
心識之積若干卷藏之篋笥將俟知者以傳不朽後
十四年當至正辛卯客有携檜亭稿来示予於錢塘
始知御史張公維遠命刊昇學廼李君謹之所編視
饒君介之舊本為增多矣予喜而不寐讀盡日夜惜
其間如瓊花瑞竹送常憲史題長江萬里圖等作皆

膾炙人口而不能盡傳因顯摭未刊之詩以補謹之之未備得一百四十七首名曰後集又十年予以憂制守墓上虞一日王君克惠自閩海憲府赴行御史臺事集南還過予山中抵掌劇談感今念昔慨然興懷遂盡取予所藏先生遺稿將鋟梓以傳予二十年之耿〻渙然釋矣尚敢自愛乎哉嘗記在昔先生有言曰學患不成不患不達業患不精不患不傳苟精而成達與傳不計也淵乎斯言其正誼明道之奧乎今先生往矣時值多難經生學子無依歸而克惠猶能起斯文於未墜思以淑人而傳後則先生之言信有驗矣因書以歸之

送浩遵道序

國朝混一區宇立經陳紀內外百職罔不祗承以相統屬故中書總治于內而斷事官為治事之法曹若理問所者殆行中書治事之法曹與江浙為東南巨藩治吳粵閩地方數千里丞相而下務存大體以貳弘化寅亮之功於細故則不親〻之亦不得甚察悉屬之理問官而聽其用違而已大梁浩君遵道敦厚

雅重少習吏事文法通籍省署有年已茲始獲食禄
與丞相掾相可否事于幕下上考轉理問所令史其
禄視昔有加錢塘大夫士朋遊者咸詩以張之俾予
序其編予知浩君寬簡人也　固有大而可以柀
細者而予試言之在漢時丙少卿為御史大夫事無
不察至為相智明於大史傳稱之其政豈先後異耶
其所處宜然爾導道向從丞相掾事上官知識治體
不煩不迂唯寬簡宜也理問官上承丞相命以任法
為事以詰姦慝察邪枉則不徒寬簡為稱職也已故
予嘗論天下士其柔順懿直寬簡深察顯出乎氣質
之蔽必其能各適於可而不相病者周于德而氣不
得以乘之也是以君子務勉德焉遵道尚事其事以
修其職而有成則予將謂君進於德矣其孰不宜哉

送趙教諭序

至正十年秋九月永嘉趙君某為新昌縣文學既受
代諸生遮留不可則謁予而言曰趙先生為文學六
年矣其始至時宮墻頹圮弗治生徒弗居廩食朝夕
弗給齋廡絃誦弗作逢掖旦望集往、去弗問先生

曰是非吾志也非吾職也召耆艾與計事議所以興
舉之籍學之田會其歲之入白于縣盡徵民之不輸
者以充其用延有學之師以貳教其間選材幹之士
使任其役於是治者以完居者以廣給者以繼而作
者以聞向之弗問者亦皆徘徊頎瞻嘆服而不已焉
吾黨德其惠未艾也而以代去卒不得留願求一言
以系吾思予曰甚矣久于事者之有成也學校王教
之先、王所以明天道正彝倫致至治之成法在焉
趙君久于其事以行其志盡其職而有以得人之懽
心可尚也已昔陽城為國子司業當調官諸生挽留
至伏闕下上書願得卒業於今之世去古道遠甚而
猶或一見之使予不得不為之興懷焉彼居官理民
者賢否混殽唯事超遷以度越日月未能周知其民
情與其所宜行則思以調他職是烏能知久于職者
之有成也耶諸君盡亦請諸聞人薦敬趙君之能而
詩歌之書予言于首簡叙焉

贈醫者序

至正十二年某月括蒼葉仲剛氏居台郡為府史且

二歲一日病肢體不隨衆醫皆以為迴風謂風洞徹
四肢也療之不瘉請於施君敬仲敬仲至診其脈曰
病積于身有日已為火齊飲之不旬日遂瘉人咸神
異其故敬仲曰某所以知仲剛病者切其脈大而来
徐是積埶盤礴于內久不得發卒與風遇其病當作
吾以脈法治之而瘉何神異為葉君具以告且徵言
為贈予聞之上古醫則通神畫見五藏癥結中古以
還切脈望色聽聲寫形其著效亦章矣近代之業
是學者往往不知病之所在而投之齊甚非所以為
養生助也嗟乎通神者吾不得而見若切脈究源庸
非世人之所尚乎脈者天地之元人得氣之始也自
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滋而為精神定而為魂魄積
而為形骸融而為血髓布而為經絡敷而為毛髮至
呼吸動運行止作息榮頽者蓋必有得氣之始者為
之也至夫七情之中傷六氣之交感又各有所受焉
治之者原其始求其本要其端則病可理矣病理則
氣充氣充則體固古聖人為醫藥以濟人天死夫豈
無其道耶是以善醫人猶善法國知國本之所在則

所以提挈綱維而振作之者有在矣予觀敬仲之業
醫誠本諸脈法者欤本脈法以治人病其應如桴鼓
景響斯可與論天地之元人所以得氣之始者矣予
故推業君之意以叙之且以識別庸妄之不知本者

送因禪師序

物有類同而氣不合者矣均之衆草也薰蕁不可以
同器均之百獸也騶吾豺狼不可以同群亦有類不
同而氣合者矣磁之於針膠之於漆琥珀之於芥物
性固然而況于人乎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
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自夫大道之衰聖賢不作衆
學滋起儒墨異塗小大之人各相範就使天與我相
類者遂鞏而二之嗚呼是豈人之情也哉今之為浮
圖老氏者往、皆是能不拘其法摠其異而大同之
亦幾何人善因友石禪師與予結交方外且十年自
師之入浮屠氏既二十年已予知其聰明積學仁義
之懿釋然于胷臆間是以承上接下出恭入友禮儀
之則莫不有度而施得其宜雖拘於法限於勢而其
心悠然無有物我之累至正十二年秋臨海龍華寺

闕主席寺之耆老多有能名頎難其選一日請于有
司致書幣自精進延師補之台之士友及嘗所往来
咸置酒為別又摭少陵題已上人詩分韻相率為詩
以道其離思人情之交好氣味之忻合莫過於此者
夫豈僞為也哉詩既成屬予序其編予不得辭乃為
之言曰友道之廢久矣世之至有居同里學同術業
同門猶或相訾毀以自高相牴牾以求異何但顙不
同氣不合者耶甚可為世道惜也蓋弘老聃師襄沮
溺楚狂之徒豈復有賢于孔子者而孔子猶惓惓然
不相遺棄豈無其故與友石知識造詣動則有文而
獲乎朋友者若此豈特浮屠氏之不易得者哉嗟夫
世衰道微賢否易處苟得吾同顙而氣味忻合如友
石師者其能自已於言乎故樂推物性之說以為贈

贈崔元初序

之所存何如耳元初非為異於時也求合乎道者也苟合乎道天下將不可載況後世乎用書以為贈

西齋和陶詩序

詩者發乎情也情則無偽故莫不適于正焉古詩三百篇其間邪正憂喜隱顯雖不同而温柔敦厚之教無慼乎後人聖人刪正之且曰雅頌各得其所豈欺我哉自夫王澤既息大雅不作郢騷之怨慕長門之幽思李陵蘇少卿之離別曹劉鮑謝之風諭亦足以傳誦者各適其情而已爾陶淵明當晉祚將衰欲仕

則出一不獲志則幡然隱去夫豈有患得失之意與
故其發於言也青而不肆澹而不枯後之人雖竭力
倣效而不可得趣不同也蘇子瞻方得志為政固未
始尚友淵明逮其失意廼有和陶之作豈其情也耶
予嘗竊有憾焉比客海昌得琦禪師詩一編曰西齋
和陶集讀盡數日愛其命意措言妥而不危雋而不
庸若弗經思慮得者有陶之風哉蓋師少從名人績
學知道凡四主大刹未嘗容心于出十年以来恬退
自處居海塩天寧寺之西齋日討索佛書聖典每有
得必忻愉竟夕道益精詣不以榮辱得喪撓其天真
為可尚也已為其徒將鋟梓以傳予因論次其說為
之序禪師名琦梵字梦石

韓侯覈田事實叙

或問為政何先曰莫先于正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
禄可坐而定其有関於王政也尚矣成周盛時體國
經野以為民極至孟子時已不得聞其詳則諸侯惡
其害已而去籍者有之矧阡陌之法變蕪并之患滋
先王田制固不可得而稽矣漢魏唐宋隨時制宜不

過計田定賦以馭民尚何望其能復古也哉傳曰制而用之謂之法神而明之存乎人先王良法美意豈終不可復舉耶此韓侯所以用心而卒底于有成矣上虞為縣並湖濱海賦斂倍於他州　國朝至元以来雖累行理田之令而迄無成式者非法之過不得人以任法者之過也比年鄰境騷絳民力益殫天台韓侯自行来為令深為此懼乃議履畝以計田定賦而差役思以均齊其民其法每田一區畝至百十隨其廣衰高下形勢標其號若干畫為之圖曰魚鱗以魚鱗條號第載簡冊曰流水每號署圖一紙具四至業佃姓名俾執為券曰烏由集各號所載得畝若干曰保揔集各保所積得畝若干曰都揔又自各都流水攢類户第計其實管田數曰鼠尾小大相承多寡分合有條而不紊其為法可謂密矣乃選鄉之大姓有文行足為人表者司一都之事曰監踏統一縣之事曰總覈又分掌簿書計筭曰執事賢智竭慮材力効能各輸乃心以禪侯之政亦可謂得人矣侯則躬為指授訓其用違稽章程以作勤怠官出廩膳筆札

以給日費及暮而事始完上成績于省府吁斯亦難
能也已由是積弊以革民瘼以甦貧富適均徵差有
則民輸惟期歲入用足而一縣之民室家相慶咸戴
侯憲無已既刻諸貞石以紀侯德復以其播告訓言
行事次第執事名氏繕緝成編名曰覈田事實將鋟
梓以傳請予為序予嘉侯說施有法信任得人深識
古者為政之要以能有成功遂書首簡以慰民父兄
之繫思侯名諫字自行宋魏國忠獻王琦十世孫前
翰林待制陳　甥家學有自故為政知所本云

送户部主事李宗道還京序

今之六部官分掌天下凡治教禮樂刑政以佐中書
為天子六曹若有虞九官成周六典漢之九卿皆其
職也　國朝稽古建官仍置六部分列尚書以贊朝
政為生民計至深至倫百有餘年文恬武嬉内外無
事一或儆戒不至則治道日弛諸凡漕運鹽榷楮幣
之法窒而不通民用告病　聖天子憲仁濬之不溥
宵旰求賢以務博濟迺命户部尚書二員輔以主事
官分治江浙僚屬史屬聽其慎簡先務流通楮法于

時李侯希顏自翰林編修為部主事承命以行沙海
東下奉職惟勤間関険阻備歷嘗之比至浙尚書則
以他事弗来如期侯惴々小心夙夜不遑寧處侯命
於外者茲三年矣　朝廷尚念遠役復召以還侯即
日持其簡書印章将乘大舶浮洪濤遵海而北以旋
京師江浙行中書省丞相以便宜有旨謂侯渉歷之
艱虚左司員外職請固留之侯乃謝曰受命来南寔
某聽詔既弗能敬斁休命而又苗以為已圖若之何
其可也昔孫叔敖如京師未畢事而之苫春秋訊之
況君命而不復安敢與王人齒頑終辭以還君子謂
李侯之舉有三善焉見禄而不苟取義也奉使而必
復命禮也三年有役拳拳不忘乎君忠也忠以盡已
義以制宜禮以事上於為國乎何有嗟乎大道既隠
先王之政下移民生日瘼廉耻道喪居官守職者莫
知國體之攸繫而靦然為私便之是圖外以欺其人
内以欺其心雖九錫之榮萬鍾之富於我何加焉李
侯毅然為人所難不憚風濤之険復為萬里之行下
以盡諸己上以副吾君豈不真知軽重大丈夫哉傳

曰富貴不能移其若人之謂乎且侯以明經之胄學嘗居翰林詞章政事講之有素入而立朝嘉與諸賢力扶未墜以助元氣則中興可期　予之望也蒼生之願也侯其行矣遂書以餞之

送上虞胡總督詩序

行樞密院架閣胡君師德以省檄督戍上虞之三年及代當還諸將帥士卒民耄倪與吏胥之在官者爭挽留不忍舍去勢不可得則傾城相送供張祖道東門外至三十里遮拜執爵各以言進為將帥者曰自吾奉檄聽總督節制凡得以承令藩省扞患庇民者總督之教也又有進者曰穀我甲冑修我弓戈維總督之庸率先我將校訓練我士卒維總督之律為軍旅者曰我飢食我我寒衣我我食我衣維侯之需侯其去矣我將奚依民父老曰我耕我織侯不我役寇來侯攻寇去侯卹士則掾戈農則服穡弗奪我力維侯之德儒士大夫曰既治乃武復修乃文衣冠繽〻禮讓敦〻旅賁詵〻維縫掖是尊方外交者曰衛我宗教安我山林力則我助疚則我鍼病我者去利我

者任朝唄愔〻以報侯心為有司者曰錢穀甲兵供億日糜簿書支離侯其我除期會之逋侯其我紓民樂其趍官程弗逾侯今去矣吾告其誰侯各為飲卒爵　而復曰　聖明天子監茲下土奠我東南大藩有府桓〻省臣節鉞威武奉命唯謹承宣弗怠維大夫士民其相予不侮走也何修獲致于此遂相視泣下以別予乃喟然而嘆曰嗟乎甚矣久于其事者之有成也今之督戍番更受代率月一易未能周知人情而思還其職雖有惠利曷由以施顧欲人得其心也難矣胡君領事日久及茲兩朞凡將帥之勇怯旅卒之強弱官吏之勤怠人材之賢否賦役之重輕民庶之勞佚悉能知之周而處之當故人之從己也皆心悅而誠服矣得其心有道亦不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已爾尚何有古今之異耶胡君非求異於今也得其心焉耳處之久而得其心則成效章〻若是豈不為居官長民者之勸哉時之朋從名能文者又分韻歌詩為餞予因序人〻之言而論之

白沙餞別詩序

至正十九年户部尚書貢公師泰奉　旨督漕閩廣
是年十月度錢塘將浮東鄞遵海而南道過上虞時
朱右洎王霖叔雨各出所著文辭累数十篇讀盡日
夜更僕不饜公曰予承命遠役得與子傾倒喜幸過
望惜不及待陳白雲徐季章爾舟次餘姚白雲季章
継見而季章偕叔雨自行同送鄞城候潮汛白沙島
上且越旬朔臨別又與鄭蒙泉舒汝臨僧貴朽石十
餘人款餞舟中殽核維旅酒行無算情好益洽公醉
而卧諸君相與聯句皆恋〻不忍舍明日始別去公
頤季章謂曰人生聚散無常事每不偶辱諸君愛厚
茲遂盍簪之樂獨不得與伯賢同行為憾它日諸君
遲我東海之上把酒臨風庶吾黨交義非世俗所能
知也季章歸致公言於予且録諸聯句及公留別詩
以示予嘅然嘆曰詩不云乎寧適不来微我弗頤人
情豈相遠哉伐木廢而朋友缺矣古道之復乃于公
見之公以詩書世胄敭歷中外文行卓然経生學子
瞻企弗及思見容儀有如景星鳳凰咸以争先得覩
為快况及親炙以依歸者乎况既別而致思以齒記

乎碩予駑鈍下材而公猶拳拳不相遺棄接引来學之盛心詎易量也耶比年國家多難碩儒鉅公淪謝殆盡斯文不絶如綫寧不重有感於公焉序以識之

交山文集序

或問立言曰言以理帥以氣行不由此者妄也氣與理相會渾乎發乎聲文深於言者也故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言其可易忽哉言者心之著非言無以知其中之存者言者事之樞非言無以知其政之尚言其可誣哉是故言正以懇知其忠見于政也義而固言祥以和知其孝見於政也仁而洽言清以要知其靜於政也無為而不爭言大以醇知其聖於政也王而治言深以確知其疆於政也伯而不久言勤而不怨知其基於政也興言思而不懼知其離於政也降此古昔先民之所以垂教蓋殊途而同歸也立言不既難乎一日括蒼王君熙陽出示其所著交山文稿相與論立言之旨予三復之觀其序君臣之等明彝倫之懿闡性命道術之蘊考家國興廢之故古今得失之幾引物連喻導敷規諷貫穿經史百氏之言

一本諸至理而氣以行之故其發於中也誠充於言
也廣要其至也近而指遠談而不汎語人子以孝語
人弟以順語人臣以義約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振其
行匡直輔翼俾各歸其分而知所鄉方以造成其德
業諤然仁義之言也可謂得立言之遺意欤王君動
則有禮敏而好修夙慕聖賢之道學之不厭未見施
用退與其徒著言纂辭積而成集其徒鋟梓傳以淑
人為利博矣抑予嘗聞古有納言觀風之職於今之
世去古未遠將見采而納之承而庸之知其政之成
也用休矣傳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予志此久矣尚與君楙明之

送户部尚書劉公督漕還京詩序

士君子道德積于躬功業著于世廣博深厚有足以
濟時而裕遠自非持正不阿弘教有守者弗能也余
觀于户部尚書劉公師魯而有徵焉公自冑學以文
藝擢高科歷臺省所至皆有卓政襄由端本堂司
經拜西臺監察御史糾劾不避忤時貴左遷公處之
泰如夷險一致至今天下謂公此舉國家元氣繫之

出入政府正色立朝中外屬望迺至正二十三年
朝廷命公以東南漕事浮海而出至則敷廣德心驅
馳上下開誠布公大慰人望職貢既修舟師戒具四
明大夫士以公有斯文幹供帳祖道賦詩執爵追餞
鄞江之滸推右序之洪維我　朝廣輪之大自古所
無天覆地載仁涵義育承平日久玩忽或生致使荊
襄俶擾淮海繹騷上貽　宵旰之憂思得賢才汲、
圖治如轉漕一事昔為甚易今則動煩重臣曲折調
護僅迺得之十無一二有志之士寧不重為扼腕而
而憤嘅也尚書縕弘大之學攄經綸之志轉危疑為
坦途化姦諛為忠藎　君命不辱常賦遠輸俾海隅
蒼生之民咸知所以尊　君親上而皇極之福有永弗
替則公之助豈小補哉雖然此其一爾使公歸廟堂
執朝政擇正大剛明之士文武經濟之才布百司執
事之列嘉與諸賢力扶元氣則宗社深有賴焉昔鄞
子儀李光弼忠武有為足佐中興之業陸贄文辭感
切李泌識量過人足迓晉陽之祚百十年間唐室不
遂隳棄今寰宇未寧必有如鄞李贄泌等輩出以著

事功以濟時艱此予惓〻有望于明公也詩既成因
書為序引

送河南都事張君之官序

皇帝改至正之十一年策天下士于廷真定張守正
以忠登上第賜進士出身授越之諸暨州同知豈弟
近民公勤獲上暮年而政成郡復檄攝它縣治蹟益
張秩滿上考中書屬時多艱奔走避地時藩垣大臣
便宜有旨東帛屢加羅致旁午張君毅然弗就或勸
之出則曰物各有適唯其所能藩蔭不可使俛戚施
不可使仰僮昏不可使謀瞽瞭不可使視矯性不可
使正直道不可使枉吾待命於朝而苟焉竊祿豈人
情哉遂退遯句章山水間益終奮業講授子弟員以
給衣食守志不回自分澹泊者十餘年處之如一日
當路知君者莫不歎羨而敬遇焉既而朝廷有河南
行省都事之命君幡然即起問舟東鄙告行於嘗所
来往鄒陽生執爵而言曰善哉張君之出處為有道
也夫志固有素定而善達者矣事固有約操於廣施
者矣定志以捄約大要有三時行者與天因利者與

地致力者與人有行吾志言聽計從賢智協能扶樹
元氣民社興ㇾ以復中統至元之盛此與天也有盡
吾心竭忠所事祿不苟得事不倖成閭ㇾ侃ㇾ以贊
廟堂之治此與地也不行吾志不得吾心守道不阿
弗事容悅食力計功趨世無悔此與人也與天者順
與地者通與人者常順者以昌通者以濟常者以減
張君志素定而知之習擇斯三者以是而出以是而
處進退從容其道不失庶幾乎古之君子欤生交君
也久知君為深於其行寧無一言乎遂書以識別

春秋傳類編序

愚讀春秋三傳國語愛其文煥然有倫理談而事核
秦漢以下無加焉因采摭其尤粹者得若干卷題曰
春秋類編而為之序曰圖書出而人文宣光嶽分而
人材降是人材者人文之所寄也孔子曰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亦謂是也夫自周轍既東
聖賢道否孔孟之教不行于天下春秋戰國之際功
利日興權謀是尚固不足以上窺天人之奥而布其
致君澤民之心矣幸而天理不泯斯文未墜經生學

士嚢識卓絶不無人焉求其能輔翼聖經垂刑世範
者愚於左氏公羊穀梁而深有望也雖然三傳國語
之文不能無辨左氏則無間然矣國語之書前輩亦
未定為何人詳其詞氣要非左氏之筆蓋亦倣左氏
而自為一家者世以為春秋外傳得無意乎公羊穀
梁為經而作典禮詳實詞旨簡嚴有非它能言之士
可及也愚試評之譬之良工之繪水與木也藝有專
精則所就有深淺然自心巧發之則各得其一端之
妙左氏之文煥然有章小大成紋猶水之波瀾也蘇
蘇數睫英華暢發猶木之滋榮也公穀之文源委有
自派脈分明猶水之淵泉也根據得實柯條森挺猶
木之支幹也要之繪者雖意匠所得不同然其心術
之微神巧之妙變化無窮皆工之良而無迹之可指
也若國語則未免有迹矣既未足以翼春秋之経不
過戰國間能言之士太史公頗采其說因附于編俾
學者知作文立言之有法也語云文勝質則史是編
也亦史氏之宗匠文章家之筌蹄欤

送彭思賈憲史北上序

吉安彭氏世以儒顯思賈少有大志敦尚氣節讀書
纘言赴校官廣東部使者廉其賢轉憲府史佐上官
有道每大事輒咨之多倚以辨思賈無德色至正二
十二年壬寅冬贛州寇熊侵韶及英德廣東震懾憲
司委思賈持檄往行招諭賊勢猖獗弗聽強思賈降
思賈大罵曰蠢爾無知誤觸刑憲罪在不宥憲使大
臣念國家一視同仁皆吾臣子俾開諭爾訊復安爾
生理爾反拘執我寧死不為爾屈賊怒移赴韶州賊
酋長時王師義兵討山東國威大振賊舍不殺留滯
二年思賈數以大義募賊二十四年甲辰冬賊酋長
熊率衆来降閩省思賈始獲免以歸平章燕公義之
慰賚甚至明年乙巳春正月還廣五月赴南行臺計
事而秩滿已臺臣舉于廷思賈將自山東入京師以
平日蘊蓄之富抱負之素言于朝省以靖難安民其
志可謂大矣茲閒舟郵海大夫士共嘉之爭賦詩為
餞復請予言予曰嗟哉彭君之志將以有言也然不
得其人徒言也今之為朝廷倚注係天下安危者左
丞相李河南其人也丞相向事先王忠襄統領中原

師一舉而平山東逆賊授首再舉而安京闕亂臣伏
誅　皇太子入朝侍膳如初天人欣戴其功不為不
大矣入相中書出掾兵柄加爵王封吾　聖天子待
遇不為不隆矣遠方下士瞻望威光如睹星鳳竊以
今之丞相掾兵非昔日之可比昔者選士練卒命偏
裨復疆土特一事耳今之丞相四方萬國賴以為安
百官庶府視以進退為吾丞相當以天下為心蚤夜
以思曰郡縣守令未盡選舉翰林館閣未盡儲材省
臺未盡得人宮掖侍從未盡慎簡皆丞相所宜究心
者誠非復昔日掾兵之事矣夫任之重者負必力功
之大者心愈勞吾知丞相之力之勞不輕且重也昔
大禹不矜不伐天下莫與之爭功況今之百司執事
未盡如虞廷者乎此丞相念慮之不可以少暇逸也
故在知人在安民君相功業無以加此彭君往矣舍
是而不言是徒為萬里行也君言之吾知丞相之必
用其言也言用而身不用猶用也彭君勉乎哉予將
彈冠而為子慶矣坐客有景德輝者與彭君友善聞
予言躍以喜曰微子不足以發思貫之志請書以冠

諸詩之首

白雲藁卷之五

天台　朱　右著

序

書集傳發揮序

愚讀孔子所删述易書詩春秋而深嘆夫聖人之道不行及觀漢唐儒傳疏又以痛聖人之道不能明也道不行猶得以明其理義布諸方策以淑夫後之人道之不明天下貿〻焉棄本而逐末趣偽而猒真幾何不為異端功利之歸矣乎竊以君臣父子之道尊

尊親之懿莫詳于書自成康王澤一熄五百年而
吾夫子者出雖不得司其典禮命討之權猶能修其
典禮命討之具柰何遭焚滅之禍千數百年大義泯
絶至宋程朱諸儒始能因遺經以闡其教其功固不
在漢唐下也天相 元德崇信五經詔取士科書以
朱子訂傳為主經生學士尤知嚮方則孔氏刪定之
書將行于今矣噫世固有明經而不得以行道者未
有經不明而能行道者也固有通其辭而不得其心
者未有不察其辭而能知其心者也然則道之行當
自明經始經之通當自達辭始達其辭以知其心即
其心以行夫道奚可以二觀哉右生也晚於道未聞
信習是經積有年矣集傳之作非後學所敢妄議嘗
參諸當代名儒質以所聞父師之教則不無所相發
明者於是謹述集傳發揮六卷綱領始末一卷指掌
圖一卷通證二卷凡一十卷藏之於家以詒子孫蓋
以世有古今時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心之所
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爾苟得其所同然雖越天地亘古今猶一日也嗟夫

君心之要王政之綱具在是經安敢以覩其萬一初學之士尋繹之繁或庶免于紛紜眩惑之病云

三史鉤玄序

史倉作而文字始廣夏興而紀載明左氏傳春秋策語叙列國史學之来遠矣司馬遷父子集群哲之大成紬一家言雄深雅健為太史氏宗彪固繼出以足漢紀典瞻優洽采摭無遺於是先秦西京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信可謂萬世法則也自後漢荀悦服虔應劭伏儼劉德魏之鄧展文穎張晏如淳吴之韋昭晋之徐廣臣瓚郭璞蔡謨宋之裴駰後魏崔浩南齊鄒誕生皆留心史漢為之音解唐司馬貞又為史記索隱述贊顔師古為漢書集註叙例而折衷諸家學者於班馬二書固瞭然于心目矣而簡策浩繁紀事詳備蓋有不能周覽而習識也予看讀之餘爰其辭簡而意至因取叙賛論説緝而成帙復以畧陽修五代史附焉總若干卷題曰三史鉤玄俾子弟日習而記憶之庶為文學之助客或難之曰諸史凡十八代何獨取於三史耶予曰馬班誠不可尚也至范

曄陳壽以来考索不足文氣愈下君子既嘗病之歐陽公當一代文章宗匠而尤著意于筆削庶幾乎馬班之亞欤傳曰文勝質則史是編也殆為作文者設爾若夫紀述始末治道鑑戒則固學者所當倫覽而不遺也客唯而退遂書為序

杜氏族譜序

氏族之来尚矣三代以前姓氏分為二若姜姬己祁為姓有熊高辛為氏是也姓以別婚姻氏以明貴賤三代以後姓氏合為一而族與譜行焉子孫或以號謚爵國官宇居職為氏者有矣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周人有功德宜世享祀則賜之族按杜族出于堯後歷夏商為列國諸侯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唐而故唐子孫徙封杜為唐杜氏後有杜洩者適魯為大夫避季平之難出奔楚生大夫綽、生歧、生恭佐秦并天下為大將軍食邑南陽衍邑稱大衍三世至周為漢御史大夫徙茂陵周少子延年為霍光定册封建平侯陪葬杜陵子孫復居京兆杜縣九世至當陽侯

預為征南將軍顗于晉又四世至池陽侯標為魏中
書侍郎子安平公顗為侍中贈太尉安平子思寧公
景秀為渭州刺史思寧之孫甘棠公懿三司禮部侍
郎則唐修文館學士審言之曾祖也甘棠少子行敏
荆益大都督長史封南陽公南陽子崇慤尚書左司
員外郎生希望西河隴西節度使節度生岐國公佑
司徒門下平章事顗于唐又六世至鴻臚卿叔詹追
封吴國公吴國生尚書度支員外郎遂良封韓國公
韓國生祁公衍太子太師致仕顗于宋居越之山陰
今子孫世為越人子始居越之上虞祁公之十一世
孫肅修其世譜補其缺畧序歷官爵謚旁考國史傳
誌繕寫成帙自岐國以前則太子賓客信所修者信
岐國之長兄也祁公以下九世則肅之高曾所遺舊
譜也有元更化以来世殊事遷或弗能襲而益之則
肅為之補也肅出示予請題于首簡予喟然而歎曰
嗟乎世禄之家鮮克由禮子孫不能守其先澤者衆
矣杜氏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年得不
絶其世裔代有顯人唐之盛時公卿家能守家法而

至于宗猶有存者亦惟杜氏焉況祁公之興世以孝
謹廉潔稱鄉里比祁公為大臣忠信不欺動靜有則
歐陽氏以其始終大節雖古君子有不能及者猗欤
盛哉是宜後世子孫尚能襲詩書守遺澤而弗替吾
見其將有復興而大顯者矣詩云干禄百福子孫千
億又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有德者之必有後也
氏族云乎哉因書以歸之俾修諸在已者

天壽聖節慶賀詩序

皇帝踐祚之三十一年至正癸卯四月十有七日天
壽節前南臺監察御史臣篤烈圖河南行省都事臣
守正浙東元帥府照磨臣昭文偕文武士祝釐于上
虞雲麓教寺禮也國朝常典凡正旦天壽節慶賀禮
內之大臣宰執百司行于朝外而省臺郡縣行于治
所其寓公出使官及居家需次大夫士則於近地寺
觀行之今御史諸君率循舊章恪恭廼事禮既成復
以其心之不能已者揣之聲詩以贊揚國家之懿其
用心亦忠矣夫臣子之於君猶衆星之拱辰也萬水
之朝宗也蜂蟻之附長而葵藿之傾陽也鄉慕之情

曷嘗有一息之或間也耶其職分所在官守有常固
各宜致身而盡力也然報謝之心無復有加唯祝君
之壽考而已邇者鄰境多故邊鄙繹騷俗殊政異御
史君當波頹風靡之餘嘗以振起綱常為已任茲舉
也於草野畎畝之中不忘慶賀之禮多士雲從緇黃
衆集田夫野老翕然来觀咸知所以尊君親上之義
是亦繫人心之一機也皇極之福有永而弗替顧不
韙欤況所賦諸作典雅清麗足以黼黻太平之盛或
者采詩以觀民風尚于此有考焉

送葛邏禄易之赴國史編修序

至正二十二年三月七日中書省臣上　奏以處士
普達等四人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葛邏禄氏廼賢
易之寔在第三命既下唯廼賢遠居大江以南僻阻
淮襄走明年治裝告行于嘗所交友天台朱右為之
言曰自昔唐虞有史官夏商有太史成周太史則掌
建邦之六典小史志邦國内史詔王治外史掌四方
之志列國亦各掌記時事其職蓋不軽且重也漢有
太史令司馬談父子嘗継為之孝宣来文書修撰領

以它官而太史唯掌占候唐貞觀中建史官於門下省專掌國史編修四員起居郎二員録天子起居法度以授史官宋制監修國史宰相為之凡國史則藏之編修院其編修官以三舘秘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充之非有常職　國朝翰林國史院署編修官若干員則皆有常職矣是非賢正洽聞篤志守道之士曷能堪斯任以稱是職哉易之〻行吾固知其報稱於上也已易之少小楙學強記憶與其伯氏從鄉儒先游伯氏既登進士第為時名賢易之泊然於進取退遯句章山水間壯則遊京師歷燕薊上雲代所至捧天下善士為之交際求天下碩儒為之師友日以詩歌自娛遇可喜可諤必昌于辭則有金臺集涉歷南北覽古今靈文秘跡必志于編則有河朔訪古記至於朝廷之典禮臺閣之儀章靡不習聞而精究之其游歷益廣聞見益充踐履益密好尚益篤自謂樂之終身而弗猒斁何自信之深也平居安貧自守有道淑人雖屢空乏不以動于中　國家多故以来處一室教子弟習禮讀書其家朋友有急則挺然為解紛

無德色達官貴人咸信重之時劉公羽庭居行省左
司知易之賢而貧也禮致之主東湖書院冀得升禄
以為養易之既領事所入一不歸諸己盡以修治廟
宇建先賢先師祠延有學行者訓導其鄉之弟子旦
望聚堂上親為講肄不輟鄉邦嚮方而易之有遠後
其父兄學徒至泣下相送企羨不釋古之人一介取
予千駟萬鍾則可知吾固信易之稱職而報上也不
難矣夫人幼而學于宮長而試于政推此以往將何
施而不可也耶況乎積中之厚則發乎外也大用功
之深則收名也遠今　聖天子賢宰執方急于求賢
以圖至治易之用當不止于一史官而已也昔王
陽為刺使貢禹彈冠而起亦各以顯應也大山長谷
尚當有賢於人　者接踵而出矣易之往矣盡乃心
以興儒者之效毋俾後之人諉曰朝廷用賢其效僅
若是則樂毅之材不得顯于燕賈誼之學終不施于
漢矣咎將誰執焉予交易之也久知易之也深故不
以頌而以規

新編六先生文集序

歐陽子右編六先生文集總一十六卷唐韓昌黎文三卷六十一篇柳河東文二卷四十三篇宋歐陽子文二卷五十五篇見五代史者不與曾南豐文三卷六十四篇王荊公文三卷四十篇三蘇文三卷五十七篇編成廼為之序曰文所以載道也立言不本于道其所謂文者妄焉耳夫日星昭布雲霞絢麗天文也川嶽流峙草木華實地文也名物典章禮樂教化人文也三才之道脩文莫大焉惟六先生之文脩三才之道適萬彙之宜彝倫之懿鬼神之情性命之奧上下數千百年國家之興壞人物之臧否彰善刺惡褒是去非探賾索隱鉤玄提要或婉而章或顯而微或閎而肆或峻極而瓌奇要約而嚴簡高曠深遠豐贍博洽動靜隱見交化出沒炳乎焉煥乎焉千態萬狀蓋有不可殫論者矣然載道之文莫大於六經孔孟既沒遭秦虐燄斯文或幾乎墜矣漢興賈誼董仲舒劉向窺見涯涘不用於世徒載空言若司馬遷相如荀楊班固之文雖傑然為後學之宗猶未免於戾道之議自是而降三國晉宋齊梁陳隋以逮于唐末

聞有能振起斯道而奮乎百世之下者獨韓文公上
接孟氏之緒而又翼之以柳子厚至宋慶曆且二百
五十年歐陽子出始表章韓氏而繼響之若曾子固
王介甫及蘇氏父子皆一時師友淵源切偲資益其
所成就寔有出于千百世之上故唐稱韓柳宋稱歐
曾王蘇六先生之文斷、乎足為世準繩而不可尚
已予幼讀之未知也壯而知之未好也年將五十始
知好之未能樂而不厭也邇以課子之餘取六先生
所著全集徧閱而編輯之妄意去取僭踰莫逃竊惟
君子立言之際接事措辭掾觚命牘隨物賦形初不
計大小精粗淺深也世人景慕日至片言隻字罔敢
逆遺積集以傳靡暇致擇況乎篇帙浩繁未能徧讀
遺珠棄玉或所不免則鹵莽之病生而妄作之患成
矣此予所以悵、於編次而不釋將以俟後之君子

元朝文頴序

鄒陽子右既輯春秋傳類編三史鉤玄及唐宋六先
生文集復掇本朝名人文章頴拔者録之積若干卷
題曰元朝文頴編成乃序之曰氣化流行之謂道、

之顯著之謂文道有升降故文有盛衰而國家之氣化繫焉　有元啟運肇造朔漠著作之家名世之士所以裨治化代王言垂世範者固已產于金宋未亡之前風雲顯從萬物咸覩混一雄厚之氣見諸言辭豈偶然哉竊惟三代聖賢吐辭為經動舉合道名實並存傳之萬世固未亡也世降俗下道學無傳經生博士專門師〻史氏詞官務相矜眩寔不稱名道烏乎在天開濂洛聖道重明詞章體裁尚梏習氣固未暇論也方南北未通江漢趙氏默記朱子四書集註及各經傳身載以北許文正公私淑有聞以身任道大闡其秘上啟君心下壓人望天下後世知所嚮方無或有間興文開化之功豈小補哉此編自江漢而下成一家言者得六十餘人傳誦之盛有足以裨三代而軼漢唐詎不盛欤試嘗讀而評之文者英華之外見者也文采外見莫花木若也國初之文猶花木之蓓蘤蕤鄂未分藹然碩楙之氣殆闚見其精華至大延祐間則葩專葰鬯芬芳殊妍風日滋榮猶未露其夭巧天曆以来春氣畢達百卉競冶奇態媚姿光

歟發越則極其著見矣夫物生而滋、而盛、而極
固亦氣化之使然尤於是可以觀世交也嗟夫人物
圜形氣化亦豈浔容心於其間耶右生也晚既不及
國初之淳庵又不得觀休運之盛大區、咕嗶餘暇
乃得歷考諸作徧察情文而偕輯次于其間其亦不
思之已甚是編也各取人、之長而拔其尤萃者非
相與較是非論短長也有志君子當用心於修辭立
言將不以予為妄也

謬軒詩集序

詩以言志也志之所向言亦隨之古今不易也三百
篇自刪定以後體裁屢変而導歌規諷猶有三代遺
意俚嘐誕謾之辭不與焉是故屈宋之貞其言也懇
李蘇之別其言也恨楊馬多材其言也雄曹劉多思
其言也麗六朝志靡則言蕩而去古遠矣唐人以詩
名家不下千數其間憂喜懷思放情感興或清而婉
或麗而葩或跌宕而瓌奇艱深而剡苦亦皆各極其
志而致其辭焉姑未可以世之嗜好論優劣也天台
郭公葵少負才氣積學繢言萬志不倦予弱冠時辱

托交好相與刮劘切偲上下言論於河洛卦範之原
無極性命之蘊悉指授剖析所得為多元統乙夾同
貢有司而罷舉之令適下予行四方求天下士而師
友之君復家錢塘往還尤密凡天文秘奥疆域圖籍
家國興廢之故史記傳志諸子百氏之言日鈔夜誦
考見得失思所以措諸事業其志可謂勤矣暇時登
臨眺嘯肆情山水吟咏陶寫以樂天真遇喜愕憂思
題贈諷詠一發于詩自標曰謬軒集時至酣醉則對
客長歌泠泠餘韻人爭喜前聽君之詩古雅和婉悠
揚清越一唱三嘆而有遺音誠可尚也君每抽思騁
辭不為庸常語較之世習好尚殆相什伯故獨為知
音者傳語云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豈其然欤
翰林承旨張公蛻閒嘗評君之文整密高古君之詩
雅趣絶俗有風人深致進士唐肅謂君詩清若玄酒
雅若朱絃當時以為知言戊申之歲予同以前朝故
官寓臨濠旦暮共出處得君所為詩三百八十餘首
門分昕顙迺君之友柴季通詮次手鈔其命題往往
多與予同賦者今予稟以兵燹不存慨然興懷俛仰

四十年己君以疾卒濠上予每閱其編即揮淚不忍
讀而又不忍舍去嗟乎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予於詩也雖非知味而君之英華精粹儻永有餘尤
使人咀嚼弗能釋傳之後人沾丐未已予知君之志
不盡施君之言尤足可法遂序其編云

理性本原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亦氣化中一物爾然其所以
為造化必有尸之者理而已矣故曰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又曰體物而不可遺則理者又天地萬物之本
原也是故君子即物以察理未嘗有無理之物即理
以觀物未嘗有物外之理子程子曰沖漠無朕萬象
森羅已具殆難以迹求之也自夫河洛出圖神聖闡
閟所以立萬世人極者固已昭然於簡策矣孔孟既
沒道學不傳世之言治皆苟而已幸天未喪斯文瀛
洛間出無極有圖東西有銘與夫定性好學之論百
世不惑揭日月于中天昭曠瞶于既昧真來學之指
南後世之衡鑑也右生也晚於道靡聞父師有訓敢
不祇承熟讀詳味恍然有覺安敢自私故録其尤要

而切近者輯而為編名曰理性本原且以河圖洛書
揭之首本諸天以示乎人次叙太極圖說定性書好
學論西東二銘擴諸人以復乎天蓋異世而同符者
理性之本原至矣復以通書一卷感興詩一卷附于
後若正蒙諸書或有未純茲不復輯學者苟能于是
書讀之習而講之精知之明而行之力氣化之流行
人心之妙用有不待它求而能知天人之蘊奥聖學
之淵源亦可指顧而得豈不為得其要乎至於盡心
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殀壽不貳修身以俟
生順死安無復遺憾於出治乎何有學者其毋忽焉

歷代統紀要覽序

自古帝王建國子民德位並隆天命人心於是乎在
禮樂征伐於是乎出君臣之分既定天下宗之故曰
天子是以天子統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
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尊卑大小之
分正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立矣君臣父子之
道立又何有悖上篡逆之禍耶五帝以前薦紳先生
難言之學者不得而傳自唐堯甲辰以後統緒可考

紀錄有稽遷固而下載見典籍歷代是宗惜乎簡帙浩繁不能徧識正統雜紀勸懲弗彰朱子辯魏尊蜀黜周宗唐上承孔子絶學卓乎千萬世之準的也右伏讀之餘參考衆史掇其大畧名曰歷代統紀要覽蓋統以正其緒紀以載其年統以經之紀以緯之若戰國秦楚南北朝五代遼金不得正統者則間見于編悉取皇極經世甲子以表其歲自堯甲辰迄元戊申凡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又以諸侯及僭國事別為譜畧一卷附之上下數千年間國家之離合年祚之久近世系禪繼之由成敗興亡之故瞭然可見識者毋誚其簡易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或者由易以入難自簡以盡詳則又予之望也

通鑑綱目考證序

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刊本脫誤及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淑後之人其功不細矣予乃為之序曰大道之世典禮命討皆原于天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不作可也大道既隱禮樂征伐出自陪臣刑爵不咨於衆吾夫子蓋不

得已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典禮命討之權此春秋之
所由作也自時明王不興治教靡著姦臣女后擅政
滋甚司馬氏述左氏為編年而發原於韓趙魏亦以
王綱所繫典禮所存而天下之大經大法在焉子朱
子又祖春秋以修綱目其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
政刑之得失人材之賢否大書以提其要分註以備
其辭誠有得于筆削遺意後世之鑒誡昭矣近代尹
起莘發明既相依附汪克寬考異又多未精比以朱
子凡例參會今本未免致疑茲讀徐君考證則渙然
冰釋矣其大者如莽之弒帝必加進毒操懿進爵必
加自為劉裕朱晃稱帝必著其姓君臣之義凜不可
犯漢昭烈章武三年分註建興晉武太康十一年分
註永熙父子之倫有叙不紊如漢景尊太后則加薄
氏帝禪立張后則加貴人于以別嫡庶貴賤之分竇
宦者于以防寺人干政之患拓拔禄官南詔酋龍之
卒皆以死書于以戒四夷亂華之漸李從珂必書養

子又以明異姓絶嗣之危宅如高后廢少帝則改曰主霍光輔少主則改曰昌邑帝至若臨視如幸攻討誅弒莫不注意而脩書之一字褒貶善惡靡逃然後朱子立言之旨無毫髮爽其君臣賢否之實治亂盛衰之機已瞭然于心目間學者自是無缺畧牴牾之患徐君之用心可謂公且勤矣使朱子復生必將有起予之嘆是書之行詎不有関于世教也哉其徒將鋟梓以傳遂書于首簡

秦漢文衡序

文莫古于六經莫脩于史漢六經蔑以尚矣史漢之文庸非後世之準衡也缺予既輯春秋三傳國語為之類編復取戰國先秦西漢之文摭其醇正者萃于三卷凡二十八篇標曰秦漢文衡將與同志共學之士正之乃為之序曰道有升降氣有盛衰而文運亦為之高下其来久矣史漢之文世既近古雄深雅健典寔詼洽炳焉與三代同風為可法也馬班以後體裁屢変文氣日靡獨唐韓子起八代之衰運一迈諸古其它作者往〻與時上下寥〻二千年間不為世

尚所移者亦幾何人若然史漢之文誠後世之準衡
也況又采其醇正者乎予嘗竊觀古人制作一發乎
情見乎辭氣與理會文從字順各職其職秦漢以
上皆若此後之作者不浮則俚不膚則嗇甚至事與
理悖辭與意違競相師慕趍世尚求其可為文章
家準衡百無二三吁可文章可謂難矣學者誠能於是
編熟讀玩思流動充足心融理契正如持衡以較物
低昂不爽輕重適當其或掺觚命牘考文選言悉皆
有以應之不惑于世好不墮于氣習文衡之枋又在
我矣語云耿法於上僅得其中學者取法有道知所
嚮方則庶幾乎可與於論文矣

上已燕集補蘭亭詩序

事有曠古今而相符者其趨同也故君子視其所遭
而適其所趨焉爾晉王右軍當永和中以暮春修禊
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儀觀風度千載而下尚可想
見獨未有能繼其躅而補其遺者何哉人物之殊科
風習之異尚不可必其同也至正二十年春江浙行
省郎中劉君德玄督戍餘姚暇日常以文事從容尊

俎慨流光之易邁思往古之不可復乃三月初吉會文武士四十二人于祕圖湖上衣冠畢集羽觴流波敬羞惟旅談咲有容迫王謝之風流想浴沂之咏嘆充然若有得也遂取前人詩考其闕四言者十有二闕五言者三而全不就者十有六偕坐客次第補之刻諸堅石吁顧茲多艱所遺若彼所適若此何其默契有如是耶祕圖湖在州治北百步舊志為禹蔵圖經之地巖石坡陁其上多嘉木美竹下窪成坻泉水自石出盤旋迴折因芟闢修治甃為曲渠覆以軒亭而景益稱是舉也發神禹之祕蹤續蘭亭之盛集補昔人之遺典上下二三千年使故蹟不泯而復顯誠可紀也作後序

南堂録序

古之尊宿道德充乎己功業融乎時吐辭立言又能昭著表襮于天下後世而傳誦不衰其為道一而已予於了菴禪師南堂録而有徵焉師諱清欲世居台之臨海北崴入徑山十六依虎巖伏得度継往姑蘇謁古林茂往復聞問群疑冰釋語嘿動止無非妙用

所至諸方碩師咸加企敬自是出世主溧水之開福
嘉興之本覺平江之靈巖三坐道場踰二十載四方
緇素遠近依歸提唱激揚贈贊諷詠言近而指遠事
詼而理約隨意所向靡有留碍昭乎白日之行天容
被得之者如飲甘露引之自高則人益尊降之自卑
則人益附根器鈍悉得見解可謂仁人之言其利
溥矣往予遊嘉禾識師於本覺得接言論留宿方丈
見師孤燈危坐了無世相予亦喜就坐側来學有請
即援筆措辭不經思慮而温潤敷腴光采著見嘗喜
讀之而未知其指歸之有在也自風塵俶擾音問益
踈而師即世矣茲来金陵師之門人祖潛與予講里
族好出斯録示予其上堂擧古贊疏偈頌凡若干卷
予披讀之乃媿向者之喜正非知師者潛俾予序予
謂曰文所以載道也文為藝而道為寔萬其寔藝者
書之美則愛之則傳焉故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予
觀僧家者流能傳其道以淑夫人者亦未嘗不資藉
文章以發之也師業勤而行修道全而德劭有德者

之言也其有不行遠也哉後之人即其言以入道得其道以傳心是又斯録之不可無也

洎川文集序

昔人謂禪門尊宿之出世叱咤縱横去来無礙其發乎心聲著之言論要不可以迹求之也真嬾禪師俊公用章世居番易之洎川為董文靖公之從孫有慧性從浮屠氏習通内外典徧叅大方機語不契即弗為之下既而入龍翔廣智之室而有得焉故留吴最久所至名卿鉅儒咸與交際著為言辭踔厲前輩當時寺塔祠墓紀功告成必致禮造請師下筆亹亹不靳至於贈送序記積而成集名以洎川示不忘所自也五坐道場具有成績世之稱師者莫不以為能言之士師固豈在是哉比居淨慈入覲京闕未幾示疾嗒然化去闍維燄燼設利如菽葵日天雨飛花人人瞻賛則師之去来生歿顯嘿無方且不可測其涯涘詎可以迹求之乎要不待文章顯名也較然矣其徒紹智粹集遺稿將鋟諸梓介中竺季潭公囑予詮次而論列之潭於師為法門兄弟而予與師交好殆三

十年義不得辭乃復之曰師之文叙事似柳河東議
論似曾子固立言扶教似嵩仲靈淵源緒餘本於其
師廣智若連類引物從容譬喻又上窺王褒劉向之
耶雖然文章固禪門餘事而載道之器又未嘗不資
之以傳也予嘗觀近代僧家者流以文鳴者固多要
其不失軌範兌然有餘在元貞則天隱至公天曆則
廣智訢公也天隱之文雅正舒暢廣智之文雄健超
邁然皆無林下習氣師于廣智為大弟子宜與之並
傳也用書於首簡

潛溪大全集序

客有語予者曰吾性嗜山水嘗脩觀其狀矣長溪曲
澗湍激流清波瀾澄瑩焰燿日月莫不愛而玩之至
江海之大蛟龍光怪晴雨交更則有不得以窺其涯
涘矣窈谷幽林泉甘木樾奇勝競發風日逞妍莫不
悅而即之至大山絶壑峻極千仞百霧鬱蔵則有不
得以窮其形勢矣予信其說以觀夫世之能為文章

者亦莫不然也金華宋先生景濂素負材氣積學纘言以文章名世往予承乏蕭山縣庠辱寄示所著潛溪集若干卷抽思騁辭循蹈規矩法度森嚴而光燄自著後數年抵武林獲睹其後集續集若干卷諸子三十八篇燕書四十篇演連珠五十首問對四十二條祿傳數十至紀功表墓談玄讚空題咏贈送隨物賦形入無出有浩乎江海之淵深巍乎山岳之峻拔固有非管窺蠡測可得而彷彿也今　天子詔修元史先生寔總論裁予獲與編纂日讀制作時接緒論知其蘊乎中者富發乎外者高厚而該博其筆削之嚴是非之公褒貶勸懲凡前代興衰之故善惡之寔甲兵錢穀軍馬之數天文地紀災祥豐凶之交瞭然簡冊以垂傳將來則又若山川之出雲雨澤被萬物有非向者所見高廣靡測而已是宜為當代所宗也雖然文章氣運與道污隆物生而盛、而衰、而復盛勢之必至也況文章有統自古稱西漢為宗而賈董馬班之儔寔可師法晉宋日流委靡唐韓子起八代之衰運一復諸古五季浸衰歐陽子又從而振之當

時若曾子固王介甫蘇子瞻皆有所依賴瀛洛以来
聖學未明文愈難治工辭章者或昧於理務直述者
或少文致二者胥失之也要之辭嚴而理闡氣壯而
文腴什無二三嗟乎文章可謂難矣先生當文運肇
開褒然司文衡之枋盛衰之機乎是用書
為潛溪大全集序

全室集序

往予客金陵令中竺季潭禪師洎公從龍翔廣智葉
與予同里閈情誼歡合且以遠大相期待日切劇于
文事遊從薦紳宿德間往復聞問為甚盛也師嘗厭
世之為文辭者識性不高則見地膚陋體裁無度則
鋪叙失倫且曰學固弗如是已也乃杜門坐一室取
古人載籍究讀之至忘寢食將求制作之體與所
以立言之要其志可謂大矣既而師上徑山掌記室
元叟端公會下復歸龍翔予還留吳中數學廣業比
載晤金陵而師之學已充然有得沛然不可禦矣自
是遭時多故予避地姚虞間師出主宣之水西寺風
塵修阻俛仰二十餘年茲獲遇西湖之上握手道舊

因出其平日所著全室集若古詩樂府歌行唐律凡若干卷讀之累日不厭惟見其高古温厚風度悠揚燁然若翔空之孤鳳覽德来儀欲快睹而不可得也昂然若霜晨之老鶴聲聞九皋欲近之而不可即也追乎黄流之玉瓚縝栗而有章也澹乎清廟之朱絃一唱三嘆而有遺音也是非其識之高工之精而趣之妙能若是乎置之古人未易甄别詎不可以行後也哉固足以副予夙昔之望矣抑予嘗觀晉唐来高僧以詩名者概不少也若支遁之冲淡惠休之高明貫休齊己之清麗靈澈皎然之潔峻道標無本之超絶惠勤道潜之滋腴雖造詣不同要適於情性寓意深遠至于今傳誦不衰季潭師識地高邁調趣清古導揚規詠有風人托物之思得三百篇傳之將来豈居澈休輩下尚當有知音者矣

贈弟伯良赴隴西縣丞序

皇上即位之六年詔六科取天下士吾弟伯良以明經試天官　廷授翬昌隴西縣丞自予去鄉井久不得叙情話茲亦以被　召至京方喜遂會合即有数

千里之別其情為何如哉雖然　君命不可緩也夙
志不可負也乃為之言曰吾宋氏世居偃師先諫議
承光禄之潭傳道學之懿立朝治郡卓卓可紀程子
謂其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必由至誠在吾子孫
當世守弗替者也冉傳至先樞密庶從南徙臨海令
六世矣先祖春江府君又親受業魯斋王文憲公先
于克紹家學教養彌蔓而吾兄弟遭世多故蘧落無
似深懼弗荷先德恒疚于衷幸際昌時網羅遺佚一
才一藝之士咸萃京師量材論爵固士大夫顧用之
時是行也宜思盡其職分則為丞之道稱矣且丞為
一邑之佐貳有令焉所資以共理斯民者有大府焉
所稟命以奉公上者然貳于令則不敢擅專承命大
府則事功或不逮潭民之志未伸而黜辱之責至矣
守是職者寧可不廉慎而勤敏也耶夫廉慎勤敏
莫過乎誠未有誠而不能動者也吾弟往哉事大府
如事父事令如事兄獲上之道得矣愛民以惠待吏
以嚴馭下之道得矣若然則報國家而昭世德者庸
可以它求哉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吾弟思所

以無忝則遠近之情不足惜也吾弟勉乎哉

西閣集序

西閣集者四明阜法師之詩集也法師清謹博雅温厚有持傳天台旨于息菴玖公燕通内外典有能詩名往主錢塘之廣惠予嘗訪之師坐予雪堂談論詩篇體裁清古詞意冲粹有風人之思心竊愛之比僑居上虞師移幢餘姚之明真相去一近舍時得往還聞問以相資倡和以相酬春容乎大篇幽悠乎短章唯見其温柔不迫流麗和平風度閒整志趣深長為可喜也未幾以行業高等被　命入覲竟以疾終于南京人莫不為之嗟悼一日友生趙撝謙詮次其平日所為詩凡若干卷来囑予序予惟天地間光嶽之氣融而為清淑鐘而為仁賢至發乎聲聞著之事業皆其秀也為釋為道往往又得其秀而寂清者胸次悠然飄然物外不為世尚俗累牽引風朝月夕吟嘯朝咏出人意表有非經生學子所能及者如晋唐以来諸名僧稱譽當時傳誦来世雖所得各有造詣然要其適乎情性寓意幽遠則同歸也自予所見冲澹

如支遁麗藻如湯休深粹如靈徹清婉如皎然高遠
如貫休沉識如齊己超絶如本無思致如希晝滋腴
如道潜槩不可企矣今法師以清粹之姿寄跡釋氏
且閒雅温潤宜其陶冩哦諷之間追古作者其詩有
不傳者乎予非知言重以撝謙不忘所受姑為之序
法師名如阜字物元

古書流通處

中華古籍保護